

序幕

复仇标记

黎黛安

那声枪响染红了童年记忆
幸福就在硝烟中随风飘逸
人生道路上竖起了复仇标记
成长只为了等待行动时机
莫非是色不迷人自迷
我的倩影深深烙印在你眼底
但愿为了我把这世界抛弃
等你点头然后再让你哭泣

“你是来这里幸灾乐祸的吗，康先生？”她父亲的声音很刺耳，“亲眼看到被你迫害的人走投无路，带给你很大的乐趣吧？”

这两个人进来的时候，她正躲在书房里睡觉。她是为了逃避兰妮，以及兰妮打算交给她的家庭作业。她得了流行性腮腺炎，从寄宿学校被送回家。真是太不公平了，她心想，在家里还得做功课。虽然已经觉得好一些了，可是还很不舒服。生病总得享受一些优待吧！

因此她躲在一个兰妮绝对不会找到的地方？？父亲的书房。在这晴朗的五月天，炎热的阳光穿透大玻璃窗照进来，暖暖的、懒懒的……然后她便睡着了。

但是没有睡多久，父亲愤怒的声音便轻易地闯进她的梦境。在她九岁的生命中，极少听到一向彬彬有礼的父亲用这么愤怒的语气说话。

“是你选择的，哈先生。”答复父亲激烈指控的男士，谈话的声音很轻，所以她几乎听不清楚，不过还是感觉得出他说话的份量。

“你让我有其它选择吗？”父亲用明显的讥讽语气嘲笑那位男士。“你全部拿走了，不是吗，康先生？我的事业、我的家、我的？？老天，你甚至连一点尊严都不留给我，你怎么做得出来？天啊，像你这样的人令我恶心！”

从窗帘后现身的想法原本就令她心虚，现在更是一闪即逝；父亲讨厌她偷听别人谈话，无论有意或无意。而就她已经听到的一点内容来看，如果她现在出现，恐怕情况会更糟糕。虽然她才九岁，可是也听得出来，这场对话非常重要。

查福庄园，她的家，她唯一熟悉的地方，难道要被夺走了吗？要交给这位男士，这个陌生人，这个她甚至还没有看清楚的人？

她试着从长长的紫红色天鹅绒端慢的缝隙中看他一眼，可是又太害怕被发现，不敢探出头来。她对那位男士的全部印象只有他的体型和权威，一种似乎是从极度镇定中散发出来的气质。

在那一刻，他往她躲的方向看过来，仿佛感到有人在偷窥。她立刻缩回屏住气，恐惧地等着他把她从藏身之处拉出去指责一番。此外，她用躲起

来的方式逃避作业，父亲一定会气急败坏的，而他脸上失望的表情，会比兰妮的责备更令人难以承受。

墙上挂着一只老爷钟，秒针滴答她走着。没人把她拉出去，于是她又慢慢地开始呼吸。

答复父亲指责的声音仍然很缓和。“没有人扭住你的手臂，哈先生。”这位男士平静地回答，“这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。”

“噢，是的，当然是我造成的，”她父亲冷冷地嘲弄着。“像你这种人，要陷害像我这么容易上当的傻瓜，实在太容易了。”

“应该说，像你这么贪婪的人，”他残酷地更正道，“自己犯了错误却怪罪其它的人，其实你自己才是真正该责备的人。”

她感到很生气。他怎么敢用这种口气对她亲爱的父亲说话？她想出去跟他一脚，命令他向父亲道歉，因为父亲是世界上最聪明、最好的人。

在怒气淹没理智之前，哈先生对那位男士说，“我唯一犯的错误，便是以为我可以信任你！”他嫌恶地说着，“滚出去，康先生。”

突然他的声音非常微弱。“查福庄园还不是你的，至少在律师宣布之前还不是。现在，请你滚吧……”他尖锐地重复着，“还有，把珍娜也一起带走。”

珍娜？为什么继母要和这个可恶的男士一起走？父亲不是很痛恨这个人吗？

“我不要你的太太，哈先生。”那位男士沉重地告诉他：“从来没想到。”

“她达到目的了，不是吗？”父亲鄙视地说，“好吧，我也不会再要她了！”

“那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，”那位男士无动于衷地说：“我感兴趣的只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，康先生，”她父亲激烈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告诉你，其它东西你全部拿走？？这栋房子你还得等一等。每当你想到它是如何成为你的产业，大概会感到无穷的乐趣！”接着是一阵开门的声音。“我已经下了两次逐客令了，如果还没效，我只好打电话叫警察，强迫你离开。你猜猜报纸会怎么报导？”

这番不留情面的话，造成了好几秒钟的沉默。这场对话她有一半听不懂，但是听得出父亲非常生气，因为他一再叫这位康先生立刻离开查福庄园。

“好吧，”最后那位男士让步了，她听见一阵脚步声走向门口，显然父亲仍然把门敞开着。“我建议我们再谈一谈，哈先生，等你比较冷静的时候。”

“而我建议，”她父亲冷峻地回答，“以后你离我和我家远一点！”

房门轻轻关上，那位男士离开了。随着他的离去，书房里突然充满不祥的气氛，一种似乎永无休止的寂静。

她想跑出来抱住父亲的脖子，告诉他那位康先生很可恶，她不要他来抢走查福庄园，绝不能让那个可怕的人住在这里！

可是如果她这么做，就得从藏匿的地方出来，不打自招地表示刚纔偷听到他们的谈话。那么，以父亲管教的方式，一定会对她唠叨不已。

不，她宁可在这里等，直到父亲离开书房，再悄悄溜走。快到下午茶时间了，所以应该不会等太久，而且她的肚子已经充满期待地咕咕作响。每天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和家人一起在小小的起居室喝茶。

现在她可以听到书房里走动的脚步声，知道父亲坐在书桌前，打开又关上抽屉，似乎在找东西，然后又陷入一片寂静。好几分钟过去了，她的腿

开始酸痛，因为她必须努力坐直，以免被发现。

正当她觉得无论如何必须出来面对现实时，突然间，毫无预警地？或许除了最小的 噼声之外？？这片寂静被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粉碎了。

有一会儿她愣在原处无法动弹，然后惊讶转为困惑。她太清楚这种声音了，常在父亲的狩猎季中听到。不过他老是提醒她，绝对不可以把装满子弹的枪放在屋子里，而且在使用枪支之前，一定要确定安全栓已经扣好了。

因此她知道，毫无疑问他，几秒钟以前回荡在室内的是枪声。

走廊上响起一阵跑步声，书房门被撞开，嘈杂的人声充满室内。

她认出兰妮是其中之一，仆人希欧也是，还有管家郝尔太太。他们突然冲进来，又忽然止步……或许父亲会责备他们这样不敲门就进来吧！

“上帝啊……”希欧断断续续地呻吟起来。

她奇怪为什么兰妮没有责备他亵渎神祇，据她所知，如果平时她这么说的话，兰妮一定会责备她的。兰妮曾经是父亲的奶妈，她总是将旧式的道德观灌输到下一代身上。

她的好奇心战胜了心中的害怕，于是她再也忍不住，悄悄地从藏身的佛幕后面出来，走向父亲的书桌。那儿似乎是大家注意的焦点，他们似乎太专心了，根本没有看到她。

她一靠近书桌，脸上霎时失去血色，眼前的景象令她惊骇不已。那不可能是她的父亲！这场面太怪异、太恐怖了，几乎看不出是一个人。还有血，天啊，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。架满了浅蓝色的衬衫和方格子花纹的夹克……今天早上她才看到父亲穿在身上！

她张嘴尖叫，却发不出声音，无声的尖叫一直持续着……

第一章

“我给好几位新娘打扮过，”乔娜仔细地整一整黎黛安象牙色的面纱，她已经调整了不下十几次。“可是你看起来……看起来很……”这位妇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。

“很特别！”凯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，她刚冲进房间，恰巧听到她们后半截的对话。

“特别美丽。”乔娜好不容易找到满意的形容词。“当然和礼服可能有点关系……”

“大有关系。”黛安终于从薄薄的面纱后发出声音，美丽的泪形珍珠从头纱边缘覆盖住额头。“查理会很高兴的。”她自信地说，一面紧紧挽住乔娜的手臂。

“他最好很高兴！”乔娜断然地说，一面急躁地继续整理黛安的头纱。她想将闪着薄光的头纱整理得尽善尽美。黛安的金发在头纱内闪耀着黄金般的光泽，“为了今天的典礼，我已经紧张了好几天！”

“你最好快一点，黛安，”凯丽好心提醒，“趁查理还没有急坏前出场！”

“让他等！”乔娜心情愉快地说，“他只给我一星期的时间，现在换我整整他了。”

黛安露出赞许的苦笑，她穿着象牙色的绸缎婚纱礼服，细小的泪形珍

珠是她身上唯一的装饰品，配上长到腰部的头纱。礼服的线条很简单，服贴地烘托出她完美的胸部和纤细的腰，还有曲线柔和的臀部，这实在是一件样式简单却出色的礼服。

“噢，我差点忘记告诉你！”凯丽穿着闪闪发亮的金色礼服，快步走向她。“那位神秘的客人终于到了，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黛安，“就是康瑞斯！”她口气很得意，仿佛认为，这个名字必然会引起震撼。

但黛安的脸顿时变白，眼前充满可怕的回忆，她突然觉得耳边嗡嗡作响。

“他是康克理的父亲，”凯丽没有听见黛安回答，便进一步强调。“你忘了康克理是谁吗？”仍然没有回音，“就是那个天天送你红玫瑰、令人讨厌的人。”

黛安困难地咽一口气，努力控制住自己。突如其来的消息，这太令人吃惊了。她知道总有一天必须面对这个人，但希望是在自己事先预知的情况下，而不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也不是在今天。她甚至不知道他来了，因为像这么重要的客人，查理应该会通知她才对。

然而，康瑞斯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安排自己参加，他是那种一旦决定要什么，便笃定可以得到的人。让自己受邀参加今天的婚纱展示会，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凯丽一副泄气的样子，因为黛安丝毫没有反应。“黛安。”

“你能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？”乔娜没好气地打断她的话。“我几乎可以看见查理暴跳如雷的样子，如果黛安迟到的话，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！”

“他不准模特儿故意迟到，”黛安涩涩地回答，现在她的感情已经完全稳定了。康瑞斯只不过是一个人，像其它人一样，骄傲的甲冑上一定有缝隙，她难道不能从中找出他的弱点吗？再说，他又不能对她怎么样，他所做的任何事都伤害不了她……

“每一个人都会为她哭泣。”乔娜笃定地说，哪怕像她这么挑剔、顽固的人，都被面前这位细致完善的新娘打动了。

黛安朝她一笑，骄傲地踏出房间，准备将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。大厅中充满期待的窃窃私语声，当乐声响起，她以专业的步伐踏上展示台，完全按照查理教她的方式走路。

她慢慢地走着，几乎没有注意到赞赏的声音。展示场鸦雀无声，就连兴奋的查理，也被震住了。在这次的巴黎时装展中，黛安花了整整一星期为查理策划的“婚纱集锦”做展示，因为她最适合穿上圣洁的结婚礼服。

一切是从四年前开始的，当她第一次踏上伸展台，她的经纪人想出了一个噱头：仙女黛安。但是当她步下伸展台，同事和观众却都只称她仙女。这个昵称代表她事业的成功，她的荣耀和身为出色设计师的查理不相上下。这套结婚礼服是本周展示的最后一套礼服，代表她，显然也代表查理最出色的表现。

从观众睁大眼睛出神地注视她的表情，看得出一切已引起热烈的回响。

但在这一刻，黛安却只对一个人的反应感兴趣，那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正中央的位置，一边坐着美丽的红发女郎，另一边坐着可爱的金发女郎。不久以前，那张椅子还是空的。

在展示进行当中，当模特儿一个接一个回到后台迅速更衣时，都对这

种反常的情形大惊小怪，因为在巴黎时装展中，从来没见过一张座位这样空着。它一直空在那儿，在走道的最后一排，从整体来看显得格外醒目。

根据凯丽的形容，现在那张位子已经有人了，坐在位子上的男士十分魁梧，比周围的人都要壮硕。

那就是康瑞斯，或者只称他“康先生”就可以了，一般人都这样称呼他，说他像一只猛禽？？多么贴切的形容。

只有黛安知道，今天她是那双眯起的银灰色眼睛注视的焦点，那并不是赞赏，而是冷酷和批评，那有如雕刻般的脸流露出轻蔑之意。

她戴的面纱像一层薄薄的防护罩，她可以望出去，别人却望不进来，包括那个银灰色眼睛的魔鬼。这个人出其不意地出现之后，她的确需要这层面纱来减轻压力。当然她知道他来此的目的，也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临。

她曾经看过一些他的照片，都不很逼真，无法看出他浑身散发的力量，但此刻他坐在那里，却散发出稳定和无所不知的气质。他虽然身穿手工制的浅色西装，运动家般的体格却没有显得驯服一点，象征着文明的服饰，只是穿在一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、从不听命于人的男人身上。

一头黑色微卷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，黑色的眉毛傲慢地横在那双眯起来的银灰色眼睛上，深褐色的皮肤使那双眼睛显得份外明亮。他的鼻子像是曾经被人打断过，或许是被众多的敌人之一打的；黛安注意到他鼻梁中间隆起一块，就像老鹰一般，毫无疑问地，更适合康瑞斯的名声。他的嘴唇很薄，脸上没有笑容，下巴则呈方形。当他的头往后仰的时候，带有挑战的意味。一只猎鹰，毫无疑问。

但是她并不打算成为他下一个猎物！

她在伸展台的尽头暂停一会儿，让观众仔细欣赏。这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然后她慢慢地以修长的银色指尖，撩起蒙在脸上的面纱。

正如查理所预测的一样，热烈的掌声响遍整个会场，大家对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郎，穿着高贵简单的婚纱礼服感动不已，有几个妇人甚至当场哭泣起来。

黛安注意到康瑞斯仍然没有笑容，他没有显出任何情绪，尽管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催眠般的眼神。

黛安一点都不如外表般高傲，对于“英国玫瑰”般的美丽也不存幻想。总之，最近四年来，她的脸蛋和身材便是她的资产，通过摄影师及设计师，使她认清一个事实？？她受欢迎的时间将视她的美丽能维持多久而定。

她的金发自然地飘动着，直到腰际，使那张脸显得格格外可爱。碧绿中闪着金色斑点的眼睛，被浓密的睫毛环绕着，她的鼻子短而直，嘴唇丰满而性感，下巴小而尖，皮肤像木兰花一样白皙。她具有一种近乎早期拉斐尔绘画风格的美丽，一种不寻常的美，使她有许多机会走上伸展台，成为摄影沙龙的模特儿。

但是她带给康瑞斯的全部印象，可能只是一块尚未雕凿的原木而已。

那双银灰色的眼睛仍然冷酷而缺乏感情，这时她已经走到 T 型伸展台的一端，然后再走到另一端，充份展示了整套结婚礼服飘逸的线条，她的金发在象牙色头纱里闪闪发光。

黛安尽量使自己的脸孔显得如梦幻般遥远，这是查理要求的。她的手掌合在一起，如同祈祷一般，象牙白的衣袖长达中指指节，看起来就像一位高贵、圣洁的新娘。

寂静的气氛打破了，观众席上开始有几位女士兴奋地交头接耳，她们都被这庄严的美丽征服了。

黛安知道她的从容已经消失，因为坐在康瑞斯左边的红发美女正小声地对他说话，蓝色的眼睛却注视着她。

红发美女从展示会一开始便坐在那儿，当她和康瑞斯说话时，修长的手指按住他的手臂，显示两人的关系已经很亲密。

黛安这才注意到康瑞斯不是一个人来参观。

这原本应该跟她毫无关系才对，毕竟，康瑞斯打从十年前离婚起，就和一大堆女人牵扯不清，这一位红发美女也不例外。不过，黛安也不清楚康瑞斯真实的私生活到底如何。

她在如雷般的掌声中走完伸展台，同时往那位红发女郎那边看了一眼。她不像黛安最初以为的那么年轻，看起来大约将近四十岁，和康瑞斯本人的岁数非常接近，不过高明的化妆使她显得年轻多了。黛安一眼认出她穿的是名家设计的衣服，显然也属于上流社会，不过就算这么美丽的女人，也只能吸引康瑞斯一半的注意力而已，另外一半则盯在黛安的身上。

黛安的嘴角微微扭曲起来，无法克制地流露出一丝轻蔑。无论刚纔她的信心是不是动摇过，当那双银灰色的眼睛始终盯在她身上时，那种信心动摇的感觉便立刻消失了。

因为无论那位美丽的红发女郎在他生命中占有什么地位，都不能完全把他的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！

她一回到更衣室，乔娜和其它模特儿的祝贺便立刻涌来，使她置身梦中。她脱掉结婚礼服，露出和皮肤同色的内衣，她的身材没穿礼服时比穿上更显得动人，修长纤瘦的双腿，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优雅。乔娜小心地为她摘下头纱时，金发终于露了出来。

这时黛安的注意力被桌上的一束玫瑰吸引住了，那是克理今天在展示会开始半小时送来的。附在花束上的信封尚未拆开，不过她并不急着看信封里的卡片，因为里面的内容大概和一星期以来的其它卡片相同，只有简单的三个字“嫁给我”。

克理知道他的父亲也在巴黎吗？

她很快地换上罩袍，向那束玫瑰走去。为了遮掩近乎赤裸的身体，她谨慎地紧紧腰带。她从小小的白色信封里抽出卡片，仍然是同样的三个字，但是底下附加了几个字：“康先生来了。”

他们都知道康先生是指他父亲，如果刚纔她抽空看一下卡片，至少会有一点心理准备。康瑞斯可能知道她和克理交往的情形，所以今晚他出现在会场显然不是巧合。

“参加酒会吗？”凯丽出现在她身边，大胆地想看她手中捏皱的卡片。人群依然在她们背后喧哗，大家都为今晚的圆满演出而松了一口气，一星期的辛苦工作终于结束了。

黛安对她摇摇头，半带歉意地微笑着，不过凯丽也只是问问而已，她们都知道黛安不能和其它人一起参加闭幕酒会。

“我早就料到了，”凯丽耸耸肩说，“回旅馆吧，”她提议道，“睡一个好觉。明天早上再搭第一班飞机回英格兰。”

黛安笑了，因为凯丽说的完全正确，那正是她未来十二小时的计划。她的笑容纯真，显出她实际的年龄有多年轻，但厚厚的化妆品使她看起来大

了几岁，而且世故得多了。

“我这么容易被看穿吗？”她摇着头问。

“我不该操心这个的，”凯丽无所谓地耸肩，“你这么做，可以替仙女的形像增添几分神秘感。”

这句话倒有几分真实，一切只是为了形像，一个她经营了好几年的形像而已。但是真正的原因，是她对于社交并不十分感兴趣。她靠当模特儿维持生活：但并不意味着她得整天工作。

因此她努力工作，交待的任务也都及时完成，绝不对一起工作的人员耍大牌，或是闹情绪、发脾气，同时又保持私生活的隐秘。做到这些其实并不难，她不像其它同事一样，经常到俱乐部或餐厅，因此报纸也就没有可供街谈巷议的资料。人们很少把这个在当地超级市场购物、在公园中散步的年轻女人，和报纸上知名的模特儿联想在一起。或许是因为她瀑布般的金发束在颈后，不然就简单地编成辫子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看起来接近她的实际年龄：二十一岁，而不像个美丽的模特儿。

“一夜好睡，是非常好的主意。”她对凯丽笑一笑。从上周忙到现在，她已经疲惫不堪，而康瑞斯坐在观众席上，更令她神经紧张得超过她所愿意承认的程度。

离开会场之前，她去找查理，她知道这时查理正被人潮包围，那些人会向他恭贺展出成功。查理喜欢这些谄媚的程度，不下于最初投入这场服装展的心情。

不过当她看清查理正在和谁说话时，几乎立刻掉头离开，因为对方正是康瑞斯。

她直觉地想在对方发现之前逃走，以保护自己。她以懦弱的心情下定决心。

“嗨，黛安！”查理看到她了，热情地向她打招呼，一面伸手将她拉到身边，手臂环抱着她的肩膀。他比黛安高几英寸，“我正谈到你呢。”他得意地告诉她。

她比较了一下眼前的两个男人，不禁瑟缩了一下。他们两个年纪相当，但是查理高而修长、金发，充满一种神经质的活力，显然这种活力使他一刻都静不下来。他说话时，双手不停地挥动着，而不说话时，双手便插在腰际；另一个男人则相反，他浑身的色调都很暗，比查理的个子还高，身体很结实，给人毫无赘肉的印象。他的冷静散发出一股权威，而不仅是单纯的力量而已。

黛安冷冷地看他一眼，然后转向查理，他的脸颊仍然兴奋得发红。“哦，是吗？”她沙哑地问。

“不完全是谈你，”另外那个男人回答。黛安一听到他的声音，胃部就非常难受。

“我们正在讨论你展示的结婚礼服。”

她立刻蹙着眉转向查理，“结婚礼服？”

“是的，”查理证实道，不过看起来有点迷惑。“我们谈到你对礼服的兴趣……”

“我要买下来。”康瑞斯简单明了地说，毫不怀疑那件礼服是否会是他的。

黛安迷惑的蓝眸仍然注视着他，对于他的自信一点都不吃惊。这个男人一向能得到他要的东西，她只是疑惑，这一次他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？结婚礼服？

“啊，那太不可思议了！”查理高兴地嚷道，手臂从黛安的肩膀上滑下来。“我一点都没想到！”他握住康瑞斯的手。“我十分乐意为你设计一套结婚礼服，当然不是为了你本人。”他因为自己话带幽默而笑了起来。

黛安知道他为何如此高兴，因为那套礼服将会被拍成照片，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亮相，设计礼服的设计师也会驰名全球。

这意味着会有一场婚礼，而黛安对这想法感到焦躁不安。

她的视线和康瑞斯第一次正面相遇，某种近乎触电的感觉通过她全身，他冷冷地回看她，眼里充满挑战，就像知道她在想什么一样。但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不可能知道的！

冰霜美人，瑞斯嘲弄地想着。他一生中碰到许多女人，太多了，他无奈地想。其中有一些女人，虽然为数不多，也和眼前的黛安一样拒人千里。但是她们都不年轻，也没有像黛安一样的气质。

他很好奇，而且后悔在来这里之前，没有先花点工夫打听一些她的消息。目前他只知知道，黛安打断了他替儿子安排的计划。所以今天他是为了私人理由来看她，看得出她多么美丽，而且难以捉摸，于是他明白为什么克理对这个年轻女子那么迷恋，甚至宁愿惹父亲生气，也要继续交往。

这个年轻女人可能是个极大的麻烦。不，还不只是“可能”而已！

他若无其事地调回目光注视欧查理，发觉对方的手不再搭在黛安的肩膀上，感到有点满意。多年来的磨炼，使他学会将内心的思想和感情隐藏起来，现在他已经可以不着痕迹地做到这一点了。

几分钟以前，黛安和他们说话时，他还怀疑欧查理是否对她有兴趣，后来看到他的眼神，才知道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或许，是因为这个还带着孩子气的女人所流露出的异国风情太可爱，所以没有一个男人在注视她时，会忽略掉她的吸引力。

“我不要另外设计结婚礼服，查理，”他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我要今晚看到的那一件。”

查理皱起眉头。“那一件？但是……我想模特儿有权先做决定，你不认为吗？”他试图圆滑一点。“可能不至于……她自己想买下来。我很乐意安排时间大家讨论一下。”他放轻声音，显然不想因为拒绝而得罪他。

黛安定定地站着。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来说，她的表情很奇怪，似乎完全能够控制喜怒。然而，瑞斯知道他的话扰乱了她，他感觉得出她的紧张。

不过紧张只是这个年轻女人罪有应得的一部份，她应该为阻挠他对克理的计划负责，他打算一有机会就要纠正她。

虽然他必须承认，如果克理不得不对一个女人付出感情，那么尝试的对象最好不要超过他允许的范围。当他知道克理对她的感情时，他觉得这个年轻的模特儿地完全不是他期望的典型。虽然她只比克理大一岁左右，给人的印象却大了好几岁，此外她有一种易受伤害的气质，他知道她想隐藏这种气质。奇怪的组合，有趣极了……他已经决定多打听一些她的事情。

他不否认儿子想娶的这个女人极具吸引力，克理将从这场迷恋中得到教训。在瑞斯的生命中，一旦他决定要什么，便极少放弃。他的生活体验告诉他，每一个人都有价钱，对克理来说，这个特别女孩的价钱，无疑是一场婚姻。然而，在任何一场交易中，要求物超所值也是很自然的事，现在是克理学习这一课的时候，这个年轻女孩也该学一学！

“我真是受宠若惊，康先生，”查理开始紧张起来，“不过展示新娘也非常喜欢那件礼服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”瑞斯慢慢地说，“这位出色的女士当然会得到她要的东西。”她是一颗美丽的炸弹，他同情并且嫉妒任何想要驯服她的男人。

欧查理一脸不安地继续谈话，既想对知名的顾客保持礼貌，又想顾及专业设计师的名声。“但是如果……”

“查理，抱歉打扰一下，”一位年约四十的女士微微喘着气走来，她很快地看了瑞斯一眼，立刻认出他，于是咬住下唇。“皮艾德在找你。”她告诉查理。

瑞斯知道皮艾德是何许人，过去他曾和这位企业家做过几次生意，知道他是成功的生意人。当然，他们都是玩家，艾德年轻可爱的妻子是他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原因。瑞斯知道欧查理现在很为难，他不知道该继续和自己这个棘手的人物说话，还是去和皮艾德及可爱的凯玲打招呼，他们可要好应付得多。

瑞斯决定放过他，不过是以另一个理由。“过几天我会打电话给你，查理。”他嘲弄地说，“但是关于结婚礼服的事，我不会改变心意。”他警告道，“虽然我相信，”他又加了一句，“那位女士也不会改变心意！”

黛安只觉得神经紧张，认识克理几星期以来，他从来没有提过他父亲的婚姻观念。

事实上这些年来，康瑞斯一直逃避婚姻。并不是没有女人想改变他的心意，而是他自己不想再对任何女人做承诺。

黛安意识到即将有一场婚礼，她相信她知道新娘是谁，她的脑海中还有鲜明的印象。

当她穿着结婚礼服走过展示台时，看到一只涂着红色范丹的手按在康瑞斯的手臂上，美丽的红发女郎坐在他身边，一面和他说话，一面盯着黛安展示的礼服。

但那女郎的身材很娇小，并不适合样式简单、裙幅飘逸的结婚礼服。刚纔要是更留意些就好了，显然查理还在考虑，是否答应让康瑞斯的新娘穿那件别致的礼服。

查理和乔娜匆匆离去之后，黛安单独面对康瑞斯，她的视线落在他那隆起的鼻子上。

同时，她还意识到，尽管房间里挤满了人，他们两个人却像单独相处。黛安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想一想康瑞斯的婚礼，看看是否会对她的计划造成影响。

她露出礼貌的微笑。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……”

“我不介意。”他平淡地说。

她的睫毛不安地眨动着，最后她摇摇头。“我很抱歉，我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他银灰色的眼睛眯起来。

她皱起眉，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仙女。”他咧一咧嘴，轻蔑地称呼她的外号。“我恰好想到，你可能乐在其中。”

黛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“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，康先生，那我就不会做。”

他黑色的眉毛扬起来。“就我耳闻的高级模特儿价码来看，显然你也属

于这个范畴。”他缓缓地说，“只掌握今天，那有点傻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她双唇紧闭，紧紧盯着这个嘲笑她的人。“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，康先生。”她终于开口自卫，他却笑了起来，不是轻声微笑，而是放声大笑，笑声使旁边的人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们。接着是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，因为大家都认出他们了。

他居然敢笑她？即使他有钱，还有用钱买来的权势？权势和金钱是他生命中的神祇？他也不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评断别人。

笑声停止之后，他用力摇头，脸部的线条因幽默而放松下来，竟显得年轻许多。

“克理是怎么找上你的？”他不敢置信地问。

她似乎了解了，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“啊，”她点点头。

“终于明白了，是吗？”康瑞斯扫她一眼。“你玩弄我的儿子，仙女……”

“黛安，”她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的名字叫黛安。”她以挑战的语气解释道。

“我也认为仙女是非常愚蠢的名字，任何父母都不应该为孩子取这种名字！”他摇摇头，“但是克理坚持这样叫你，我只好接受。”

克理觉得她的外号很浪漫，他也很高兴和名衔是“仙女”的人出现在公开场合。她只和克理一起公开出现过五、六次，但却有两次被报纸杂志大肆报导，有些暧昧的评论出现在花边新闻里，所以康瑞斯才会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不过事实上，她也期望如此！

只不过事前要是能多得到一些情报就好了。

“克理和别人不同。”她沙哑地说，一面以坚定的眼光迎视那双银灰色的眼睛。

“噢，是的，”康瑞斯尖锐地说，“他是非常与众不同，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”

“我们都曾遇到阻碍，康先生，”黛安不以为然地说，“问题是，我们应该尽可能试着克服生活中的困难。”

有一会儿，他似乎因她的指责而呆住了，他很少被人当面冒犯，更别提来自女人。

“不错，”他最后说，“但是你必须了解，黛安，我们两个人必须谈一谈。”

“毫无必要。”她坚定地拒绝，同时转身准备离去，当康瑞斯抓住她的手腕阻止她时，她几乎叫起来。

“放开我的手，康先生。”她勉强忍住怒气。

他摇头，仍然紧握不放。“除非你答应和我谈一谈。”

她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虽然房间里很热，而且皮肤仿佛要燃烧一般，她却觉得冷得发抖。只要他松手，她几乎愿意答应任何条件，然而在这个男人面前示弱，是她最不愿做的事。

“如果你不肯松手，康先生，”她冷冷地说，“我就要尖叫了。一旦我尖叫起来，就会……谢谢你。”她冷冷地看着他放开手，心中庆幸自己的音调能够保持正常。“事实上，我只不过累了，想回旅馆洗一个澡，睡一个好觉……”

“哪一家旅馆？”他立刻追问，先前的嘲弄消失了，语气有一点恼怒。

“乔治五世。”她不假思索地说，“但是……”

“黛安，你忘记这个了！”凯丽捧着克理送的红玫瑰向她走来。

凯丽把玫瑰花递给黛安，一面对康瑞斯露出鼓励的微笑，不过他只是

冷漠地回看她，于是她匆匆告退了。

黛安把玫瑰花抱在胸前。“你态度太不友善了。”她告诉康瑞斯。

“友善通常不是用来形容我的字眼。”他眯着眼打量那束玫瑰：“我儿子送的吗？”

她防卫般地紧抱住那束花。“是的。”

他点点头，仿佛早就明白。“那么明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你，我们可以一起用早餐。

除非……”他咧一咧嘴。“你也是只靠沙拉和黑咖啡度日的模特？”他挑起眉毛问道。

她知道有些朋友想减肥，她自己也考虑只吃生菜沙拉来减轻体重。无疑地，康瑞斯对模特儿的生活习惯还满熟悉的。

“在巴黎，我觉得最享受的一件事，”她缓缓回答，“就是早餐吃新鲜牛油面包，还有加了鲜奶油的咖啡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明天早上八点，我会到你的旅馆和你一起用早餐。八点会不会太早？”他问道。

她冷淡地摇头，“不会。”因为那时她已经离开旅馆到达机场了，正在等回家的班机。

“明天早上见。”康瑞斯点点头，然后自信满满地大步离开。

他显然很确信明天早上八点，他们会一起吃早餐。

傲慢。

自我中心。

专制。

难怪克理发现，如果按照他父亲的标准来生活的话，实在太辛苦了。

好吧，如果康瑞斯以为她会对他的傲慢印象深刻，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！现在她已经见过这个男人，和他说过话，对他的厌恶也更胜过以往。

她痛恨这个毁了她父亲的男人，他使父亲无法承受打击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

第二章

她是仙女。

也是世界知名的模特儿，巡回展示频繁，全世界都争相目睹她独特的美丽。身为行情最高的世界级模特儿之一，什么都是用最好的，加上香闺和玫瑰。当然是红玫瑰，她最喜欢的花朵！

她在乔治五世旅馆内的套房也不例外，美丽的家具漆着淡雅的颜色，卧房里有讲究的大床，此刻她正躺在上面。尽管周围环绕着舒适昂贵的家具，而且她也早已筋疲力竭，但她仍然睁大双眼躺在床上，无法入睡。

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怎么回到旅馆的，她模糊地记得查理安排的小型巴士很舒适，但是咖啡店和餐厅外的人群却嘈杂不堪，所以她根本不清楚是如何进入旅馆，回到她的套房。

这都是因为康瑞斯的缘故……

她已经为他们初次的会面准备了好几个星期，每当想到两人见面的情景，事实上她常常想起。都是由她策划进行，而不是像今晚一样，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。

她所受到的震撼远远超过想象！

这与康瑞斯的长相无关，虽然天知道那副长相也够阴险的了。不，那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又听到他的声音。就算把她的眼睛蒙起来，她还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认出他的声音。是那个声音的主人逼她的父亲举枪自杀。

她并不是仙女，也不是黎黛安，她的真实姓名叫做哈黛碧，她的父亲是哈温德，一个被康瑞斯摧毁的人。

她心神不宁地下床，放弃想入睡的念头。奶油色的丝质睡衣轻柔地贴在身上，她轻轻地走到窗前，眺望美丽的巴黎夜景。

其实她对眼前的美景视而不见，因为她心不在焉地责备自己，刚纔和康瑞斯会面的情形不如须期中理想，要是她再冷静一点就好了。

她一直以为自己能应付。她所以和康克理保持交往，也是因为她有信心能应付康瑞斯，没想到一碰面就落荒而逃。

她痛恨这个男人。可以说，她是怀着这种怨恨长大的，不仅因为他逼她的父亲走上绝境，也因为他摧毁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切。

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折卖以支付债权人，当康瑞斯宣布那栋房子为他的产业时，他们已经一无所有！黛安的命运从此改变了，她的继母珍娜也无法再过奢华的生活。自从黛安听到父亲对康瑞斯提起继母之后，就觉得这女人不配从父亲这儿取走任何东西。

虽然她才九岁，但还不至于幼稚得不了解继母背叛了父亲。经过这些年，她成熟了不少，更猜想得出珍娜是以什么方式背叛丈夫。所以，少女时代的黛安，对继母的恨，几乎和痛恨康瑞斯一样深。

不幸的是，珍娜是她唯一的监护人，九岁的黛安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，只能按照珍娜的决定去做。可是珍娜自己也才二十五岁，没有钱请管家，只好想办法凑足钱，把黛安送回原来的贵族学校。不过如果她没有那样做，或许还好些。

学校里每个同学都知道她父亲是怎么死的，原本亲近的朋友也和她疏远，仿佛她父亲的失败是他们家的羞耻一样。

往后八年的学校生活，对她而言，是一段悲惨的日子，其间毫无喘息机会。连平常放假，她也待在学校里，所以当她的好不容易脱离校园，便立刻改了名字，叫做黎黛安。

她想借着切断过去的人际关系，来忘却那些年的悲伤。

珍娜在父亲过世后的半年后再婚，嫁给一个意大利商人。对方不在乎她前夫的传闻，因为他只要一个美丽的妻子。关于这一点，珍娜无疑地仍然条件具备：她的肩膀削长，金黄色的头发，加上深蓝色的眼睛，完全符合他的需要。他可以带着她出现在社交场合，忙起来又可以把她丢在一边。这种安排也非常适合珍娜，她最爱的是自己，以及放任的生活，迈可的财富正可以满足她这种需要。

无论珍娜和康瑞斯之间曾经有什么关系，在她父亲过世后，那段关系便中止了。她私下当然感到高兴。凭什么珍娜要和谋杀父亲的仇人在一起？

等到珍娜的第二场婚姻稳定之后，对黛安的态度也宽大起来。每年学期结束时，她都允许黛安到她意大利的别墅去度几星期的假。黛安还是排斥

美丽的继母，但是她不喜欢待在学校，迈可又很友善，像大多数的意大利男人一样，他也喜欢孩子。

不幸的是，黛安若一直是小孩子就好了。她的思绪立刻避开生命中第二段不幸的遭遇。康瑞斯，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他要负全部的责任。如果他不把父亲逼入绝境，那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她身上。

那也就是为什么她一碰到康克理，便想叫康瑞斯也尝到同样痛苦的原因。

然而一见到康瑞斯本人，她就立即明白，报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可是她又必须这么做。

“好了，东尼，”她被这只猫的古怪样子逗笑了，它攀上她的腿去抓桌上的碗，碗里是她正在调理的猫食。“午餐准备好了！”她把碗放在厨房地板上，溺爱地看着东尼把头埋进碗里，好象一个月没有吃过东西一样。

当然那不是事实，她不过才离开一星期而已，住在对面的罗杰替她照顾它，他一直说东尼的食量相当于十只猫。东尼全身漆黑，每当她要远行，它的反应都一样，似乎能感觉出主人要走，于是在她启程的几天前开始拒食，一旦女主人走了，它又开始大吃，但要等到她回家为止，它才变得什么都吃。总之，它似乎只是要让黛安知道，她不赞成她远行罢了！

至于为何这只猫每次都晓得她要走，仍是一个谜，甚至连她拖到最后一刻才收拾行李也一样。经过两年的观察，黛安断定一定是塞尔特血统使它具有预知的能力。在今天，有这种血统的猫已经非常稀少了，它是纯种的曼岛无尾猫。东尼聪明，有敏锐的直觉，而且不大喜欢别人逗它玩。它是黛安唯一的伴侣，这间公寓则是她买下来按照自己独特的风格装饰的。

这层公寓有两间卧房，其中之一改成画室，供闲时作画之用，两个房间分别铺上瓷砖和木板，颜色明亮的小地毯散落在地板各处。家具全部是白色的，墙壁也是。当黛安端着一杯咖啡走出厨房，就像一团鲜明的色彩走在家具之间一样。她穿着一件黄色运动衫，罩在五彩斑斓的紧身裤上。

她在其中一张白沙发上坐下来，放松地靠在椅背上，然后啜一口浓浓的咖啡。

那天早上，从巴黎起飞的班机并不平稳，极少人认出她就是号称“仙女”的著名模特儿。她把头发往后流成一个髻盘在颈后，身上穿一件白色西装外套和一件白裙子。她很高兴没人认出她。

她也很喜欢模特儿的工作，当她告诉康瑞斯，如果她不喜欢这份工作，那么她便不会做时，她是认真的。她非常受欢迎，许多人爱看她展示的服装，但那只是职业性的一面。当她回复黎黛安时，就宁可保持她生活上的隐私。

不过，尽管在今天早上的班机上有人认出她，倒也礼貌地没有打扰她。但她在到达机场之前就已经紧张得头痛了。她一夜没睡，只因为被回忆所纠缠。康瑞斯在巴黎出现深深地困扰她，因此她早早收拾好行李，比预定时间提早离开旅馆。她坐在机场候机楼时，仍不时回头张望，深怕万一康瑞斯知道她走了，又追到机场。

当然他未必会追来，不过直到她登上飞机，神经仍然非常紧张，当空中小姐问她需要什么饮料时，她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。

她躺在家中舒适的沙发里，闭上眼睛。十二个小时以来她第一次放松，几乎要睡着了。

门铃响起时，她只咕哝一声，懒得起身开门。她当然知道是谁，这星

期克理原本要和她一起待在巴黎，但是他父亲派他到美国洽谈生意。现在她当然明白是为什么了。

她告诉克理在巴黎的行程会很忙，没有什么时间陪他，所以最后他还是决定去美国出差，接着便每天送一束花来。算算今天早上他也该回到英格兰了，无疑地他会来看她，并且重新提出结婚的要求。

克理和他的父亲康瑞斯完全不同，克理非常平易近人，而且相貌遗传来自母亲，身材高大，金发，不过黛安并没有打算要嫁给他。

“坐到这里来，东尼。”她轻吹一口气，决定起身开门，门铃已经响了第二次了。

她一离座，那只猫便立刻跳到她刚纔坐的位子上，保持沙发的温暖。

她打开门，疲倦的笑容立刻冻结在脸上，接着转变成一抹苦笑，因为她发现，门外站的不是康克理，而是他的父亲，康瑞斯！

看见她僵硬的表情，那双银灰色的眼睛露出满意的神色。“早餐。”他扬一场手中的棕色纸袋。“我告诉过你，我们要共进早餐。”

他“告诉”过她！黛安明白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他自顾自地走进客厅，轻而易举便找到厨房。或许是顺着咖啡香味找到的。几秒钟以后，厨房里传出口哨声，伴随着拆纸声，显然他正在撕开带来的纸袋。

黛安这才明白自己严重地低估了对手。虽然她想到，一旦他发现自己已经早一步离开旅馆，很可能会追到机场，但却绝对没想到会追来伦敦！

她应该想到的，现在她转而责备自己：谁会比她更明白这个男人的傲慢与固执？

她跟着走进厨房，他已经将牛角面包、糕点及水果，倒进碗里和盘里。的确是道地的法国式早餐！黛安终于见识到，这男人不喜欢半途而废。

“啊，咖啡，”他举起黛安刚泡好的一壶咖啡倒出两杯。“太好了。”他喝了一口，赞赏地对她说。

黛安仍然傻傻地沉默着。这层公寓是她私人的小天地，这个男人却长驱直入，不管有没有受到邀请！

“我们还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客厅去，”他端起盘子，轻松地维持平衡。“刚纔我只看了客厅一眼，现在可以再看仔细些。”说完，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离开厨房。

黛安又呆呆地跟着他回到客厅。

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衣服，宽松的短袖上衣，黑色合身的长裤，使人注意到他修长的腿。他看起来正如他的年纪：三十九岁，代表经验的纹路刻在他的眼角和嘴角。他有一种危险的魅力，使他的年龄显得无足轻重。

“东尼。”黛安微弱地叫唤着。瑞斯则把餐盘放在沙发前的地毯上。

他抬头注视她。“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“一只猫。”她有点不耐烦地解释着，觉得自己好象是客人一样。

他出其不意的出现，再度使她心神不宁，这也是她唯一的借口，用来解释为什么此刻她傻傻地无力应付，以及让他用这种方式闯入她的家。唯独此刻，当她面对康瑞斯本人，她才体会得出，和他交手有多困难！

太完美了。当黛安打开门，他一眼看到她时，简直找不出辞句来形容她的美。

他隔着一段距离端详黛安，现在他比较了解她了。当他晓得黛安一大早就离开巴黎回伦敦，根本不打算见他时，他立刻叫助理保罗搜集她的资料，

然后在他抵达伦敦之前传送给他。

保罗准备了两份资料给他，一份是职业模特儿“仙女”的，另一份是黎黛安私人的。

瑞斯很意外，关于她的私人资料只有薄薄三项，然而有关她的职业档案却是厚厚的一大叠，还附了许多照片和新闻剪报，由于资料太多，他得摊在桌上才能阅读。

有成百的照片，不，应该说有上千张照片在这份档案中，包括她穿着各式各样衣服，以及什么衣服都没穿的照片。不，也不是真的什么都没穿，美丽的黛安没做到那种地步，他看到她只穿着泳装，却仍流露出若即若离的气质，这比完全裸露更性感得多。

至于黎黛安的私人档案，则简略得令人气馁。而且孩提时期的资料全部付诸东流。

不过，既然他对黛安这一部份的生命并不感兴趣，也就不那么令他困扰了。他或许可以从她的背景中找出什么瑕疵，如果她要继续和他的儿子交往，他便可以用来打击克理。

不过此刻这一切都还不那么重要。

成年的黎黛安似乎过得很平静，没有什么高价值的花边新闻，他已经吩咐保罗再查详细一点。此外也没有丑闻，只有平静而不杂乱的生活，不过不包括家庭生活，也没有太多朋友，只有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才能成为她的朋友。

但是克理，他那任性轻浮的儿子，却被允许进入她那管制严格的社交圈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件事让他满腹怒气。

这一份保罗匆匆搜集的私人资料，其实并未使他多增加一些对这女人的认识。“仙女”虽然是行情最高的模特儿之一，但是黎黛安却纯然是一个谜样的女人。

“东尼爱吃面包和蛋糕。”她耐心地解释所说过的话。

瑞斯低头看一看那只猫，它正伸展四肢懒洋洋地站起来。“不可以！”他轻声说，银灰色的眼眸和猫的暗绿色的眼睛对峙着。

那只猫的视线先转开，然后蜷曲起来继续睡觉，对摆在面前的食物毫无兴趣似的。

要是他能够对猫主人也这么说，事情就好办多了！

黛安看了那只睡猫两眼，然后在同一张大沙发上坐下来。

瑞斯觉得她今天看起来比昨晚浓妆的时候更年轻，事实上，她今天根本没有化妆。

她现在看起来甚至还比昨天漂亮，昨天他感觉到的敏感气质更明显了，不过奇怪的是，他感觉到她的固执态度也更强烈了。她确实是他所见过最不寻常的女人！

“吃吧！”他似乎被这个才见面几分钟的女人吸引了，但他打算将她逐出他儿子的生命，他当然更无意让她介入自己秩序井然的生活。

她冷冷地迎视他的眼神。“我又不是猫！”

他好笑地撇撇嘴，显然她非常不高兴自己的猫听命于他，他只不过想向那只猫表示友善而已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

“你瘦了，该多吃些！”他故意用侮辱的语气回答。他喜欢她现在的反应，胜过昨晚小心谨慎的应对。要胜过这个女人，就得先使她消除警戒心。

她双腿交叠地坐在沙发里，露出不自觉的诱惑姿态，一抹微笑浮在她的嘴角。她摇摇头：“我差一英寸就六英尺高。”

这些资料他早已从她的私人档案上知道了，包括她的体重只有一百三十磅，深绿色的眼睛，长到腰际的头发，报纸杂志都形容成蜂蜜的颜色。

除了这些基本资料之外，现在她的脸上没有化妆，耸起的颧骨看来更明显，下巴更削瘦，细长的颈子也更柔弱。瑞斯甚至觉得她黄色运动衫下的身材也更富有曲线美。

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他来这里是为了把她赶出克理的生命，并不是把自己卷进来，而且她选择什么职业和对职业的需求，也都是她自己的事！

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男人到底想做什么？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明来此的目的？两人心里都很清楚，他之所以到这里来，唯一的理由只是克理而已。

或者这一切只是他游戏的一部份？误导她的感觉，使她以为自己很安全，然后再给她重重的一击，命令她离开克理的生活？

他眼睛眯起来：“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克理？”

啊，他又回复到她所认识的那个可怕的人了。然而他不了解，问题并不在于她要多少钱，因为她要的东西比金钱重要得多。

他们两个都对面前的食物没有胃口，东尼睁开一只眼睛打量他们，判断没什么不妥，然后慢慢地爬上地毯，打算取用看来最可口的点心。

黛安敢说这只猫就像她一样，看出康瑞斯有点失去控制。这对他而言是不寻常的事。

打从一开始她就晓得，或许任何事情都打击不了这个男人，但是他的儿子康克理绝对是他的致命伤！

银灰色的眼睛只短暂地瞥了那只猫一眼，它抓起点心到角落去开始享受。

“我再再说一遍，你要多少钱？”他冷酷地重复着。

黛安怜悯地注视他，“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”她的语气透着不屑。

“或许你不以为然，但是我选择过平淡的生活。虽然这层公寓很朴实，但由于职业的关系，其实我是一个富有的女人。”

身为最高级的模特儿之一，现在她一天的酬劳可以达到数千英镑，她根本不需要他的钱，就算从此不再工作，现有的钱也足够她舒适地过完余生。何况她今年才廿一岁，还没有考虑从这份喜爱的工作上退休。不过总有一天会的，那是在经过多年的辛苦工作，累积了足以带来安全感的财富之后。

“没有人会嫌钱太多。”康瑞斯说。

只有像他这么有钱的人，才会骄傲地以为，钱是所有人生命的重心。

“我不要你的钱，康先生。”她谨慎地说。她绝不会碰他的钱，连一分钱也不要，特别是那些钱曾经染上别人的痛苦。不，她绝不会要康瑞斯的钱。

他的嘴唇很薄，眉毛讽刺地挑起来。“那么你要什么？克理？”他不以为然地问。

“二十岁的小孩子，甚至还配不上你内心的成熟度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我无法相信，我所了解的克理，居然能满足你这种女人的需要。”

她明白他只是想侮辱她而已，然而脸颊还是迅速地失去血色。“需要？”她困难地重复着，“我并不……”

“噢，我相信你需要，黛安。”瑞斯突然凑近她。“我想你很清楚我所指

的需要是什么。”他靠得很近，连她的头发都被他的鼻息吹动了。

她全身每一根神经都在尖叫抗拒着，心中充满恐惧，他居然想吻她！

就像她从来没被吻过一样，这个吻充满命令和强迫的意味，不容拒绝或放弃。温暖的嘴唇在她的唇上缓缓移动着，全然的性感，似乎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。

她极力挣脱，却挣脱不掉，正当她以为再也不能抵抗时，突然知道该如何做。她知道现在的反应是错误的，只要她有任何反应，康瑞斯就达到目的了。

她立刻静止不动，手臂垂在两侧，身体瘫在他的怀里，冰冷的唇没有任何反应。

经过漫长的几秒钟，瑞斯仍然继续吻她，似乎这一招也没有用。他突然意识到她完全没有反应，他的嘴唇仍然贴在她唇边，眼睛睁开来俯视她，只见她碧绿的眼睛也冷冷地回视他所做的一切。

他慢慢抬起头，黛安看见他的脸红了起来。很好，她希望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。

他放开她站起来，伸手抓一抓浓密的黑发，脸上充满少见的挫折，然后再度俯视她。

黛安一面冷淡地注视他，一面缓缓地站起来，她很庆幸自己的双腿抖得并不明显。

她把方纔弄乱的头发拂到颈后。噢，老天！她无法回想刚纔的情景，否则她会疯掉。

“你并不懂得如何满足‘这种女人’的需要！”她针对他几分钟以前的行为讽刺道。

他的下巴绷紧了。“你是在告诉我，克理能够满足你？”他尖刻地问。

她嘲弄地看着他。“我没有说什么，康先生，”她的语气更冷。“因为，你要晓得，我没有必要……”

“我有能力打击你！”他轻声告诉她。

黛安并不怕他威胁，反正再坏也坏不过这种情况了！“我不认为如此，康先生。”她回敬道。她知道必须赶快结束这场谈话，这男人只懂得用权力来打击别人吗？“你知道，克理向我求婚，我还在考虑。”

他双手握紧，有一刹那看起来很吓人。“你也只能考虑而已，黛安，”他不悦地说。

“我向你保证，你绝对当不成克理的新娘！”

那一刻她真想向他挑战，告诉他，无论他用什么方式来阻止，她都决定嫁给克理。

她实在太生气了，康瑞斯居然用如此肯定的语气警告她。不过，接受这项挑战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。

“你不假设我可能答应吗？”她仰起头问。

“他有钱，”瑞斯耸耸肩说，“非常有教养。”

“但却是你的儿子，”黛安打断他的话，“你似乎一直提醒我这一点。”

瑞斯抿一抿嘴。“克理不会娶任何我反对的女孩子。”他肯定地说。

傲慢的男人！“如果我想嫁给克理，”她慢慢地告诉他，“相信我，我就一定会嫁给他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！”

他以冷酷的眼光打量她。“他敢娶你，我就把他逐出公司，并且解除他

的继承权！”

她漠不关心地耸耸肩。“幸运的是，我赚的钱足够两个人用。”

他的眼睛又眯起来。“你是想告诉我，你不在乎赚钱给你的丈夫花？”

黛安耸耸肩，“一点都不在乎。”她并不打算嫁给克理，但是如果她爱上一个没有钱的人，必须由她负担大部份家用，她并不在意。但是这个男人并不了解那种心情。

“只要我非常在乎他，”她继续强调，“由谁来赚钱就不那么重要了。”

瑞斯咧咧嘴，“你在乎克理到那种地步吗？”他挑釁地问，“如果你们结婚了，这种情况必然会发生。”

她露出笑容，尽量控制住自己。“其实刚纔的一切都只是假设而已，康先生，就我和未来的丈夫相处情形所做的假设。”她提醒他，“我告诉过你，关于克理的求婚，我还在考虑当中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一旦我决定接受他，而你又提出恐吓……”

“噢！我一定会的，”瑞斯说，“相信我。”

“那么你忘记了一项重要的事，”她无所谓地说，“克理是你的儿子，由于他的身分，我不认为他会失业太久。”因为据她所知，克理虽然在富裕中长大，但在父亲的公司中，却由最基层的助理做起。换句话说，他目前的职位和一般职员没有什么两样，只因为他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其它助理一样。当然，不管他的父亲为他做什么决定，她很确定克理会生存下去。克理具有和父亲一样的坚定意志，只是目前尚未发挥出来而已。

康瑞斯的眼神闪闪发亮，“我可以保证，你们两个都别想再工作。”

她知道他会提出这种威胁，但是如果他以为这种恐吓会把她吓倒，那就错了。“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我将为你感到悲哀，因为克理将永远不会原谅你。”

“该死的！”瑞斯怒气冲冲地咒了一声，他的下巴拉得长长的。

“现在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”她皱起眉头，“克理可能一分钟之内就到了。”她意味深长地说。

康瑞斯看起来像要用双手勒住她一样。他极力克制怒气，转身走出去，摔上大门。

等到确定他走了，黛安把房门重新锁好，才允许自己开始颤抖。然而一旦开始颤抖，便似乎无法停止！她不知道往后要应付多少刚纔那种场面，也不知道成功的机会如何。

但是她必须应付！不得不应付！

瑞斯的怒气持续着。他穿过市区，回到位于伦敦高级住宅的一栋十层公寓里。在他内心深处，知道自己最生气的人便是自己。老天，他在嫉妒。该死的！他从未尝过这种滋味，也没有为任何女人嫉妒过。

他嫉妒自己的儿子和黎黛安的关系……

第三章

门铃声响了两次之后，黛安仍止不住颤抖。她担心的是万一康瑞斯又

回来恐吓她怎么办？

但是当她们打开门，站在台阶上的却不是康瑞斯。“克理！”她虚弱地打了一声招呼。

天啊，她真受不了这对父子，一个走了，另一个又接踵而至。

她不晓得该怎么向克理提起他的父亲，仅仅说“见过”他，并不足以形容她和康瑞斯两次碰面的情形。不过告诉克理实情也不在她的计划当中。唉，她知道那必然会引发父子之间的争执，目前她还不愿意这么做。

“你可以表现得更高兴一点。”克理笑容满面地说。他的相貌和父亲正好相反，柔软的金发梳理得很整齐，温暖的深蓝色眼睛，英俊的脸庞显得稚气，完全找不到他父亲经常流露出的嘲讽表情。

黛安逐渐喜欢上这个热情的青年，她很遗憾自己可能是第一个使他梦想幻灭的人。

但是她也绝不能对克理手下留情，因为他是康家的人，康家所有的成员都是她的敌人。

她必须随时记住康瑞斯毁了她的父亲、家庭、以及一个九岁小女孩的安全感。她知道，康瑞斯把爱和金钱投注在唯一的孩子：克理身上！她绝对不会忘记这一点，并且提醒自己或许时候到了，克理将开始尝到有人拒绝他的滋味，这是她计划的一部份，只是还没有采取行动……

她回他一个微笑，凑上前在他唇边轻吻一下。他们两个差不多高，但黛安是赤脚站在他面前，如果穿上鞋子，马上就显得比他高了。她不耐烦地想起康瑞斯，他是极少数不怕她穿上三英寸高跟鞋的男人。

“我当然高兴见到你。”她轻声告诉克理，然后挽起他的手臂走向客厅，将房门关上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表现得快乐一点？”他注意到她刚纔的吻缺乏热情。

她轻轻地笑起来，和这年轻人相处时的亲切感又回来了，和他父亲完全不同。与康瑞斯打交道，就像走在没有标示的地雷区一样。

“现在是早上十一点半，我笑不出来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，一面和克理一起走进舒适的起居室。她看到康瑞斯带来的食物还搁在地毯上，于是说道，“你看，我正在等你……”她指着那些餐盘。

克理的脸亮起来，他以为这些食物是黛安为他准备的，黛安则感到有种微微的罪恶感。克理当然不可能知道，这些东西是他父亲带来，打算和她分享的早餐。

“太棒了！”克理狼吞虎咽吃着一块苹果派。“只有法国厨师做得出来。”他咽下最后一口，一面赞赏着。“你在巴黎愉快吗？”他感兴趣地问。她端着刚煮好的咖啡回到客厅。

她笑一笑，在他身边盘腿坐下。“差不多和你在纽约一样。”

“工作太多，娱乐太少。”他了解地说，“不过，”他想一想，“待在纽约的时候，我还是尽量和母亲共进晚餐。”

他的母亲雷凯西两年前再婚，嫁给一个美国人。她和康瑞斯离婚之后，就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克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。直到他十四岁，才鼓起勇气，要求父亲让他到美国和母亲共住一阵子。

康瑞斯想必会不太高兴，黛安猜想得到他的心情。他和克理可能缺乏真正的生活基础，而克理的母亲再婚之后，和新任丈夫相处融洽，至少在感情上可以为克理付出更多。

康瑞斯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虽然克理只要求去住一小段时间，瑞斯仍然不允许。于是克理发挥了和瑞斯同样固执的个性。他从寄宿学校跑掉了，虽然被父亲找到带回来，但他又跑了，如此的情况重演了许多次。

从此康瑞斯才承认失败，他允许克理去纽约和母亲同住两年。在那两年当中，他和母亲重新建立关系，尽管好几年没有见面，母子之情仍然存在。

黛安发现自己对克理的母亲很好奇，她和康瑞斯的婚姻维持了十年，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才能够忍受康瑞斯那么久？

她下了一个结论：雷凯西不是和她丈夫一样无情，就是非常蠢笨，所以她不在乎把自己的一生，以及她的孩子，托付给这个只知道追求财富和成功的男人。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，就是雷凯西非常爱她的丈夫，所以不在意他追求财富的方式。不过这第三种可能令黛安难以接受，所以完全不予考虑。

“她近况如何？”黛安一面喝着咖啡，一面小声问，却没有去碰食物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些食物毕竟是康瑞斯买的。

“非常好。”克理肯定地点头，一面专心地吃着糕点。他可能自从在飞机上用餐后，就没有再进食。当然，他完全不需要节食，因为他根本无需担心发胖的问题。“倒是我的小妹，每次我见到她，她都长大一点。”他皱起眉头注视黛安，因为她正微笑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的小妹当然愈长愈大，傻瓜！”她笑着说，“小孩子都长得很快。”

“真好玩！”他也笑了，“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是的，她当然明白。她刚知道克理有一个五岁半的小妹妹时，忍不住怀疑，后来他之所以放弃在纽约和母亲长住，就是因为这个小生命已经诞生的缘故？

不过，就算那是最初的原因，这几个星期以来，黛安已经明白克理非常爱这个金发小天使，他把小妹的照片带在身上，只要有人问起，便骄傲地从皮夹子里拿出来炫耀。

“我相信她一定也很高兴见到你。”黛安体谅地拍拍克理的手臂，表示她了解他对小妹的感情。她常常想，如果继母也有自己的小孩，她的命运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

“噢，她是很高兴。”克理按住她的手，“这又使我想起刚纔的问题了。你有多高兴见到我？”他略带困惑地看着她。

她耸耸肩，努力地不回想继父迈可，以及那几年黑暗的生活。“我跟你说过……”

“你什么也没说。”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你常常这样。”

她不知道这场对话何时变得如此严肃。“克理……”

“你在巴黎的时候，收到了玫瑰花吗？”他急切地问。

“收到了，谢谢你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但是你真的不必那么大费周章。”

“一点都不麻烦，”他轻松地说，突然又紧张起来，“你收到附在花上的卡片吗？”

她舔一舔嘴唇，虽然没有抹口红，她的嘴唇仍然是粉红色的。“你提到你父亲也到巴黎，”他点点头。“他去了。”

“我不想谈我父亲的事。他去了？”克理的注意力集中起来，他刚听清楚她说的话，原本他的思绪一直放在所附的卡片内容上。

黛安奇怪地看着他，他似乎非常吃惊，仿佛没想到他父亲可能在巴黎

和她碰面。康瑞斯经常让人出其不意，不过克理毕竟是他儿子呀！“他去看时装展了？”克理咬着下唇问。

“昨天。”黛安缓缓点头。

克理笑开了。“他一个人吗？”

啊，这么说，克理知道他父亲有一位红发女友的事。

“不，”黛安轻快地回答，“他带了一个女伴。”

“唉，”克理叹道，“他有没有和你说话？”他看起来有点烦恼。

“说了几句。”她简略地回答，不过如果克理够了解他父亲，便该知道康瑞斯只要和别人稍作交谈，便可以把他的意图表达得非常清楚。

克理显然明白这一点，他困难地咽了一口气。“他没有，侮辱你吧？”他的目光在她的脸上收寻着。

她无所谓地耸耸肩。“我告诉你，克理，我们只交谈了一会儿，而且四周挤满了参加展示会的观众。”

他似乎很不自在，起身在室内踱步，两手深深地插在上衣口袋里。“很好，”他点点头，“你知道，在我去纽约之前，他问我你的事，而我告诉他……”他停住话。

“什么？”黛安道问道。

“我告诉他，我想和你结婚！”他冲口而出。

他是打算那么做，不过当时还没有向黛安开口。她明白克理的感觉，甚至明白这求婚有多急切，正如她明白自己会如何回答一样。

她平静地注视他的眼睛。“你可能有点操之过急，”她轻声说，“甚至有点卤莽。”

难道你没有想过他知道后，可能会很懊恼，甚至会亲自跑来巴黎找我？”

克理突然轻松起来，他笑着说，“天，我真欣赏你的措辞：懊恼。”他重复一遍，眼里充满愉快。“我父亲的情绪从来不能用‘懊恼’来形容！”他摇摇头，“他或许会生气，甚至大发雷霆，但从来不会懊恼！”

她模糊地意识到，虽然她对瑞斯的形容并不贴切，但也不致使绕室徘徊的克理如此高兴吧？

然而她转念又想，或许自己说的话真有此效果也说不定，于是也和克理一样放声大笑。

她必须嘲笑康瑞斯，否则她会想哭。过去她已经为那个男人掉过太多眼泪了，她不打算再掉更多，就算是笑出眼泪也不行。

克理张开双臂拥住她，“我父亲认识你之后，将会和我一样爱你。”他以愉快的语气肯定地说。

黛安怀疑这一点，非常地怀疑……

瑞斯看一眼手腕上的金表，他已经在短短几分钟内看了六次。即将再见到黎黛安令他紧张。

今晚当然不是他自己想要和克理共进晚餐，稍早他们已经在办公室碰过面了。而是克理邀请他加入他和黛安的晚餐约会，地点选在瑞斯最喜欢的餐厅之一。

难道这一对年轻人将他约来，是为了当面向他宣布婚期？黎黛安是否已经结束“考虑”，决定接受克理？否则还有什么原因让克理安排这顿晚餐？

瑞斯不晓得自己的威胁是否能影响黛安的决定，他知道黛安被激怒了，

然而她却能够保持冷静。

天，他感觉得到她极度的自制力，这一点激起了他的好奇心。甚至当他吻她时。每当想起那一刻，他便忍不住厌恶自己。她居然还能够保持冷静。

没有任何女人像她一样令人好奇，他发现自己整天都想着她。他一向不在工作时想女人，以免受到干扰，但是黎黛安不受此限，或许那便是问题所在……

突然间，甚至不用向门口张望一眼，他就知道黛安已经到了。

有钱人和知名人士经常光顾这家餐厅，通常这些人为了保持隐私，并不会张望别人。

然而这一刻，所有的谈话都停止，大家都期待地转头望着门口。

瑞斯知道必定是黛安来了，美丽的仙女，只有她才能引起所有人的兴趣。

老天……

金色光泽的头发直垂腰际，将她的脸烘托得近乎完美，整张脸只有嘴唇涂上深红色，使丰满的双唇更显得诱人。她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，合身到里面几乎不能再穿任何东西。修长的双腿下，双足是赤裸的。不错，是赤裸的。瑞斯不禁大吃一惊！

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双赤脚上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她的鞋子到哪里去了？这家餐厅出入的都是有钱人和知名人士。在某些特别情况下，也有一些不出名的人。但尽管如此，对服装还是有基本的要求。黛安以为她自己是誰？敢不穿鞋子来这里？或许餐厅老板会感到非常尴尬。

接着，她挽住克理的手臂朝瑞斯这张桌子走来，他这才看清她并不是赤脚，而是穿了一双完全透明的鞋子，和灰姑娘穿的鞋子不尽相同，因为不是玻璃制的，而黛安也不是穷苦的女孩。不过毫无疑问，黎黛安的美丽，足以吸引任何一位王子！

瑞斯真不愿意承认她和克理如此相称。他们一起走进餐厅，两个人高度一样，都洋溢着年轻的美，看起来就像一对金童玉女，整个世界都踩在他们脚下，等候他们发号施令。

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成为一对，只要瑞斯坚持己见。所以他们愈早醒悟到这一点，对他们愈有利。

他之所以单独来赴约，唯一的理由便在此。原本他可以带芭碧来，但是想到把两个女人凑在一起他就胆寒。他仔细想过了，而且把两个女人比较了一番，显然芭碧要略逊一筹。因为黛安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，对其他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。

所以今晚他准时到达餐厅，结果却坐了二十分钟等待克理和黛安。克理明明知道他最痛恨浪费时间等人！

当这一对年轻人走到他的桌前，他站起来，以谴责的眼光盯着不肯悔改的儿子。

“让你的客人等你，是最不礼貌的行为。”他不悦地说。

“哦，让我们喘口气吧，爸。”克理一点都不难为情地笑着，“你又不算是客人。”

他的眉毛挑起来，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吃完饭以后付帐单的是我？”

克理似乎有点气恼。“当然不是，”他响应道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小题大作。”他耸一耸肩，“我们只是迟到了十五分钟。”

“十八分钟。”瑞斯更正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放下这个话题，毕竟迟到十几分钟并没有那么严重。然而，他就是想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在这十八分钟里，到底做了什么事，才会迟到！克理感到更困惑了。“你……”

“这完全是我的错，康先生。”黛安开口，嗓音低沉而沙哑。“我的头发干得太慢，超过预定的时间。”

瑞斯闻到一股若隐若现的香水味，就像黛安本人一样飘忽。

他知道换作任何男人，都会原谅这个迟到的女人，只要她看起来像此刻一样美丽的话。该死的她！

“我刚纔说过了，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，“让客人等候是最不礼貌的行为。”

黛安听见克理深吸一口气，她完全明白他的感受。

很明显地，康瑞斯存心让他们难堪。他不同意他们来往，黛安再度明白了这一点。

康瑞斯绝不可能改变心意。

老天，情况正如她不愿意见到的那样！

她原本还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对付康瑞斯，但是当克理提议共进晚餐，好让他父亲看看她有多出色，她便想到这或许不失为合理的下一步。这么做可能在康瑞斯的预料之中，而她必须做一点他预料中的事，只做一点点，好吊他的胃口，然后再突然令他措手不及。

克理气得涨红了脸，“我们已经造过歉了，爸……”

“不要紧的，克理，”她按住克理的手，同时意识到一双银灰色的眼睛不悦地注视她的动作。“你父亲没说错，我们不应该迟到，因为是我们邀请他来吃晚餐的。”她眼神从浓密的睫毛下看着面前的康瑞斯，“不过，我想他会原谅我们的。”她对他微笑，心里很清楚，在这么迷人的微笑下，如果他还不肯原谅，就显得太失礼了。

显然他也这么想，他的嘴唇抿得薄薄的，极力压抑着怒气。黛安看得出他深感挫折，因为在这场他主导的游戏中，并未占到上风。

“当然，”最后他说，“或许你们先叫一杯饮料，然后再点菜？”他建议。这时一位侍者走过来招呼他们。

克理仍然因父亲不可理喻的态度而不高兴，直到他和黛安一起看菜单时才放松一点，他们的肩膀靠在一起，脸颊也贴得很近。

难以言喻的怒气又从康瑞斯的心底升起，他们两个研究菜单的时间愈长，轻声谈笑的样子就愈触怒他。当黛安胆敢瞥他一眼，“恐怕很难。”他生起气来。该死的，他认识更漂亮、更聪明的女人，她们懂得在他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。不过他觉得，黎黛安也为自己生命中的男人订了规则。“我想黎小姐和我不会有什么机会彼此认识。”他的眼睛又眯起来。

黛安抬眼注视他，“是吗？”

仿佛为了支持她，克理握住她的手，一脸怒气盯着坐在对面的父亲。“你或许得先有点心理准备，爸，”他冷冷地告诉瑞斯，“黛安迟早要和我一起生活！”

除非我死掉！瑞斯心想。

不幸的是，瑞斯强烈地感受到，万一克理真的娶了这个美丽的女人，那么他心中的某一部份真的会随之死亡。他不愿成为黛安的公公！再说，一旦黛安成为克理的妻子，他就别想碰她了。

他嘲讽地看着克理，“你看不出你们不适合吗？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
克理更愤怒了，“别这样对我，爸，”他轻声警告道。

瑞斯挑高眉毛。“哦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我告诉你……”

“不用告诉我，克理，”瑞斯打断他，“你不必对我解释。”

“我……”克理暂时停住话，他们点的第一道菜送来了。在全部的菜都摆上餐桌之前，似乎不适合再说什么。

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，瑞斯迅速衡量一下情势。克理似乎有点反应过度，他没有对克理说他已经见过黛安，因为他认为毫无必要！然而黛安一定对他说了什么，才会使他这么激动！

克理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不过无论如何，瑞斯知道自己治得住他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他该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阻止这个小傻瓜，然后再看着他手足无措？

他几乎为克理难过起来，可是想到儿子和黎黛安的恋情即将结束，他就轻松许多。

要是他现在就试着约黛安，克理一定会不高兴的。既然他们的关系必然会终止，那么再多等几个星期也无妨。经过几个星期的思考，黛安也可以趁此机会，好好考虑他对她的好感，她不可能毫无感觉的。

很好，他知道今天他可以好好享用这顿大餐的，然后是饭后咖啡……

是什么微妙的气氛使今晚的情势转变了，黛安能够感觉出来。康瑞斯已经不再紧张愤怒，反而是克理出现这种现象。此外瑞斯吃得津津有味，然而克理，还加上黛安自己，却索然无味地拨着食物，并没有吃进去多少。

这种气氛和刚纔的谈话内容有关，克理后来变得充满防卫性。虽然她想象不出他在防卫什么。她从康瑞斯嘴角满意的微笑中，知道他绝不会告诉她，除非他已经有万全的准备！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，他们都在等他的下一步棋。

但是显然他并不急于落下棋手。他们三个人喝着饭后咖啡，克理在这顿痛苦的晚餐中，几乎紧张到极点。黛安也感觉到了，倒是现在的康瑞斯却显得不慌不忙。

他扬起眉毛注视儿子，以一种温和的嘲讽看着他。黛安立刻直觉地握住克理的手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他。现在无论瑞斯说什么或做什么，都无法影响她的计划。但是瑞斯不知道这一点，他仍沉溺于他和克理之间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当中。

“我差点邀芭碧来，那就可以凑成两对了。”他慢慢地说。

听起来似乎对他无害，他只是很自然地想让未婚妻参与这场家庭纠纷。但是黛安却感觉得出克理很紧张，他可能不赞成父亲娶这个女人。黛安相信那个可爱的芭碧对瑞斯的兴趣，很可能超过克理对自己的兴趣。

黛安只知道自己像一名观众，正观看着一部瑞斯拍的戏，在这部戏里，他身兼演员和导演！

“但是我转念一想，”瑞斯又恢复嘲讽的语气，“才知道这么做有多不妥当。”

克理满脸通红，表情非常痛苦，“你……”

“总之，”他父亲继续说，“带儿子未来的岳母去看儿子的情妇，并非那么必要。”

克理激动地反驳他对黛安的形容，但是黛安几乎没有听见。她蹙着眉，

看着坐在对面固然自得的康瑞斯。

当康瑞斯提到芭碧是克理未来的岳母时，她怀疑是瑞斯说错了，还是他真的有意让她当克理的岳母？然而当她看到康瑞斯闪烁的眼睛充满挑战的神情，便知道这个男人绝对是认真的……

第四章

她似乎浑然不觉瑞斯能够清楚地看出她最细微的惊讶表情，但令他欣赏的是，当她意识到他的注视时，便立刻掩饰起来，并且对他露出冷冷的微笑。

上帝，这个年轻女人令人难以置信。他相信自己的做法非常有效。先发制人，提防她接近克理，但她的反应还是冷冷的，似乎事不关己。他对她的欣赏，还有欲望，因而更增加了。

克理就算和别人订了婚，对她的计划也丝毫没有影响。一旦她达到目的，克理可以带着她的祝福回到未婚妻身边去。事实上，只要她的计划成功，她甚至愿意在他的婚礼上跳舞！

可是，谁是克理的未婚妻呢？自从认识他以来，她不曾听说过他和任何女人交往，也没听说他从前订过婚。

克理正瞪着坐在对面的父亲。“那次订婚是你的主意。”

“订婚的人是你，克理！”瑞斯说，“没有人扭住你的手臂逼你。”

克理的脸红了，因为这句话也没错。“我以为你希望……”

“一旦你决定接受了，什么借口都没有用。”他父亲尖锐地说，“直到几星期以前……”他看一眼黛安，继续说，“麦琳非常适合当你的妻子。”

麦琳。这么说，那个未婚妻的名字叫麦琳，的确是一个好名字。黛安忍不住想知道那个女人是否人如其名。应该有可能，因为克理原本打算娶她。他一向喜欢美丽的女人。

可是黛安还是想不通，为什么瑞斯今晚想带那个女孩的母亲来晚餐？除非瑞斯打算娶她，而克理娶她的女儿。这是她唯一想得出的解释，如果实情真的如此，那么另一个疑问又浮现在心中：为什么？

“或许因为我想取悦你，”克理沮丧地说，“你认为我们两个家族联姻，是很好的商业行动，你又知道我一直很喜欢麦琳……”

“显然你喜欢的程度还不足以使她不致蒙羞，她是从别人那儿听到你和黛安的关系的。”他的父亲毫不留情地责备道。

克理难受地皱起眉，“麦琳知道了？”

“她当然知道！”瑞斯不耐地回答，“拜托，你相信她有一点脑筋好不好？”他轻蔑地说，“她已经从瑞士回来一个月了，你只去看过她六次。等到你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，和‘仙女’在一起，她当然明白你都忙什么去了！显然你去看未婚妻的那几个晚上，都是黛安分不开身的时候。”他瞥了黛安一眼，“也许她还有更有趣的事要做。”

“是我工作的时候。”黛安平静地更正。

“或许吧，”他的眼睛闪着银色的光芒。“无论什么原因，”他又转向儿子，“打从麦琳完成学业回来以后，你完全没有尽到未婚夫的责任。”他撇一撇

嘴，“所以我带芭碧和麦琳两个人去参观巴黎的流行服饰展，好弥补你的过失。”

克理的脸颊绯红。“我可以……”

“可以什么？”他的父亲毫不留情地质问，“亲自陪伴麦琳，不去美国出差？”他讽刺道，“我相信麦琳只想看见你，但你却坐在黛安身边，看着她昂首阔步地在台上走来走去！”他嫌恶地摇头。“我从来没把你当成傻瓜，克理，但是你表现得却像一个十足的傻子！”

黛安几乎要为克理感到难过，他的确像一个呆子，一面和麦琳维持婚约，一面又和她公开亮相。他应该想到，麦琳会看到他们的合照，然后自行推断出结论，就像他的父亲一样！

谢天谢地，她并没有真的爱上克理，不过她也为麦琳感到难过。克理的表现一点都不像忠实的未婚夫，令人不得不怀疑，他是否会是个好丈夫，如果麦琳仍旧打算和他结婚的话。

黛安忍不住想知道，当她在展示婚纱礼服的时候，麦琳坐在哪里？那天晚上有一个美丽的红发女郎坐在瑞斯身边，不过年纪和瑞斯差不多。或许麦琳听说她要展示，便不来参加了。不过这样解释有点牵强，黛安知道若在相同的情况下，她一定按捺不住好奇心，想看看未婚夫迷恋的女人长什么样子。

“我要和黛安结婚，”克理笨拙地告诉父亲，然后转向黛安。“我从复活节之后就没有见过麦琳，直到她上个月回来才再见面。”

“很好，显然她一直没有忘记你。”他的父亲不耐烦地说，“可能是你在圣诞节送她的翡翠镶钻戒指提醒了她！”他涩涩地加了一句。

克理的脸变得排红，在这一刻，他真希望从来没有听过麦琳这个名字，或是父亲提起的订婚戒指。

不过在黛安这方面，至少解答了其中一个疑问：既然麦琳去年大半年都待在瑞士，而且和克理没有见面，那就难怪黛安从未听过他提起另一个女人或订婚的事了。

她突然转向康瑞斯，“克理没有错，”她冷冷地说，“我们一起出去过几次，结果被媒体拿去大做文章，不过没什么好让他的未婚妻担心的。”

“黛安……”

“保持风度，克理，”他父亲严厉地说，然后欣赏地看着黛安。“同时避免大家更难堪。”他又加了一句，以阻止克理继续辩白，现在他的视线又停在儿子脸上。

黛安不得不暗自佩服他扭转形势的功夫，如此一来，如果克理继续催她接受求婚的要求，就对她不公平了。不过她虽然欣赏，却也不屑！因为他显然想利用克理和麦琳的婚姻，好让他自己的事业获利。而且他只想要维持这种婚约，却不管其它人的感受。

黛安相信，要是康瑞斯能够从她和克理的关系中获利，那他根本不会阻止他们继续来往！

“你何不现在去看看麦琳？时间还不算晚。”他的父亲轻声提议，“试着安抚她一下，向她道歉，说自己不懂事。”他诡异地一笑，“你可以说明天带她去逛街购物，办公室这边我可以替你请假。”

“这样做想必可以安慰她！”她讽刺道，眼睛闪着碧绿的光芒。

瑞斯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轻易地看出她的愤慨。“你大概很意外。”他

自信十足地说。

“非常意外！”她尖锐地回答，不过想起继母珍娜的价值观，或许也不那么意外。

瑞斯耸耸肩，“你不了解麦琳……”

“如果你真以为我跑去向她道歉，带她逛街，她就会高兴，那你也不了解麦安琳！”克理生气地打断他的话。“而且我也不想去。”他近乎暴躁地继续说，“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我不想娶麦琳，我要解除婚约。”

“那你应该像一个男子汉一样，自己去跟她说！”他父亲严厉地吐出这些话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他定定地注视着儿子，沉默地向他挑战。

克理犹豫地回视他，一面神经质地舔着嘴唇。“你认为呢？”他大胆问道，“如果我这么做好吗？”

喔，克理，黛安怜悯地暗暗想着。远离瑞斯的时候，他表现得完全像一个独立的人，但当他的意愿和父亲抵触时，就像一个不敢与瑞斯作对的人一样。

除了她之外。她会和这个人作对到底，直到最后一分钟！

瑞斯耸耸肩，现在他完全放松下来，自在地靠着椅背。“你何不试试看再说？”

克理更犹豫了，似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黛安非常清楚，万一克理胆敢取消婚约使瑞斯受到损失，后果将会如何。

最后克理的目光动摇了，他深深叹了一口气。“我原本希望你见过黛安之后，会改变看法，或许可以使你了解……”

“你是想帮助我改变看法。”他的父亲了解地说。

“是的！”克理深感挫折地回答，“我想等你了解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，多么美丽的……”

“喔，这我了解。”瑞斯轻声打断他的话，同时眯起眼睛打量黛安。

克理的表情亮起来。“那么……”

“可是她仍然不适合你。”瑞斯继续说着。

但却很适合他。黛安逐渐明白了：康瑞斯自己想要她！

如果克理不赶快离开的话，瑞斯知道自己将会怒不可遏地命令他离开！

现在他只想单独和黛安在一起，他的意识沉醉在她的每一个动作中，迷失在她优雅的手势里。他甚至希望那双手能够抚慰他的身体。

还有她身上的香水味也令他疯狂，若有若无的香味正适合这个若即若离的美丽女人。

老天，实在太适合了。今年欧查理推出一种香水，牌子就叫做“仙女”。瑞斯知道黛安现在搽的一定是这种香水，它的香味使他慢慢忘了身在何处！

“你叫一辆出租车去麦琳那儿，我会送黛安回家。”他高傲地说，一面示意过来添咖啡的侍者把帐单交给他。瑞斯希望自己马上离开，而且是和黛安一起。

克理似乎被他的建议搞迷糊了，黛安平静地注视他，没有显露出任何感情。

天，他多么想看这个女人热情如火的样子，除去冰冷的伪装，配合他的热情！他简直等不及那刻的来临！

“我相信愈早和麦琳讲和，对你愈好。”他坚定地对儿子说，语气毫无商

量的余地。

他并不想太自私，尽管大部份时候是！他是真的希望克理会娶麦琳，就算一时不会，过些时候也会。这对年轻人已经认识好几年了，是理想的一对，互相都很了解。所以现在最好让麦琳知道克理的事，否则他会陷入比现在更麻烦的形势当中。

克理仍然一脸反叛，“我告诉你，我不要。我可以自己付帐，谢谢你！”他把送到瑞斯面前的帐单拿起来。

瑞斯扬起眉毛。“是吗？”他轻声问。他并不喜欢这样，但是必须让克理明白，永远明白，是谁在掌管经济大权。天，他自我嫌恶地暗暗嘀咕着，他这是在做什么？难道他这么想得到黎黛安，甚至愿意打击儿子来得到她？答案是，他必须痛苦地承认：肯定的！

好在克理太紧张了，无法不把他的恐吓当一回事。他在付帐单的时候，动作充满了攻击性。

瑞斯为他感到难过，如果是其它的女人，而不是黛安……

然而事实无法改变，瑞斯自己要这个女人，当黛安倾身对克理小声说话，而他听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时，他的怒气就上来了。

他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，因为黛安停止和克理小声交谈，碧绿的眼睛不信任地望过来，如此冷漠，如此平静，但却能够激起他的兴趣！

“既然克理和我是一起搭出租车来的，”她温和地说，“我们很感谢你送我们两个一起回家。”现在她的语气里有一丝挑战。

因为他们都知道瑞斯根本不会这么做，但瑞斯明白这是替大家保留颜面的作法。黛安不费什么力气就办到了。

这同时意味着，一旦黛安好好地坐进他的车子，他送黛安回家的计划就不算落空。

他从未傻到相信是自己的外表吸引女人到身边来。很久以前他就知道，金钱和权势对许多女人都有效，而他两者兼备。

“明天。”他再告诉克理一遍，然后摇下车窗加速离开。

黛安松了一口气，显然克理也一样！

“天呀！”他颓丧地说，“比我想象的还糟糕！”

“你以为你父亲会怎么样，克理？慈爱地拍拍你的头，称赞你做得很好，可以一面向一个女人求婚，一面和另一个女人维持婚约？”黛安摇头，“他当然会生气。”她一语道破。

“那你呢？”克理近乎恳求地看着她，“你也生我的气吗？”

她对克理还没有在乎到为他生气的程度，不过如果真的考虑跟他结婚，感受当然又会不同。“我认为，”她小心地选择词句，“你很笨，居然要你父亲和我见面。他当然会提起你已经有未婚妻的事。”

“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这样对我，”克理难受地嘀咕着，“我以为让你们两个人碰面，就可以勉强他伸出手来接纳我们的关系。”

黛安看得出来，他真的以为只要把一个完美的女孩带给父亲看，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更换未婚妻。这个男孩真是不可思议地天真！康瑞斯是操纵者，而不是被强迫接受任何事的人，从来不是。

“可是这么做并没有用，不是吗？”她轻轻地说。

“是的，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我们一起出去没什么好让人担心的……你不打算嫁给我？”他伤心地注视着她。

她用力摇一摇头，“克理，你连向我求婚的权利都没有。”她提醒他。

“你是因为麦琳……”

“当然是因为麦琳！”她不耐烦地承认，“听着，我们共度了愉快的时光，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，但是我想你必须接受自己已经有未婚妻的事实，所以我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克理蹙起眉头质问，“你在巴黎遇到更好的人了，是吗？”

她简直不敢相信！“克理！”

“因为你从巴黎回来以后就变了！你似乎更遥远，更……缺乏感情。”

想到他们最多只亲吻几次，这种质问便显得十分可笑！克理试图以情人的身分责怪她的感情日趋冷淡。

“我没有认识别人，克理，”她温和地告诉他。对付康瑞斯是她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随便和一个男孩在一起，对他并不公平，而这一切都是康瑞斯造成的。“不过我并不打算嫁给你，克理，”她冷冷地加了一句，“要是我知道你有未婚妻，根本不会和你出去。”

她对自己这句话的真实性并没有把握，因为她一直想通过克理接近康瑞斯。但是克理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虽然他现在并没有认真考虑。他不愧为康瑞斯的儿子，牵涉到自身的需要时，便全然自私。

现在她为麦琳感到难过，而且怀疑麦琳接受克理是否值得。

“为什么！你……”克理似乎深受刺激，“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，是你让我相信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，”黛安坚定地注视他，“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给你什么承诺。”她摇着头，“我从来没有说过爱你，从来没有给你错误的期望。是你的家族自尊使你自以为是！”她一鼓作气地说着。

“家族自尊，”克理慢慢地重复着。对于她突如其来的批评，觉得有点头昏。

黛安有点后悔这么说，她现在不能太感情用事，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她难以捉摸地笑一笑。“见过你父亲之后，便晓得你的决心是从哪儿来的了。”但是来自父亲的也只有傲慢而已！“我们相处很愉快，克理，”她耸耸肩，笑容温暖起来。

“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，好吗？”

他的头晕现在被痛苦所取代，他明白黛安是真的要跟他说再见了，他直觉地握住她的双手！“可是我关心的是你！”

“是吗？”黛安调侃道。如果他不是仍然爱着麦琳，那么为什么不解除婚约？可能因为麦琳一直待在瑞士，克理才会忘记她。分离不见得会增进感情的。

他的脸上出现羞惭的神色。“我很困惑，这一点都不好玩，真该死！”他咒骂了一声，黛安则微微地笑一笑。

接着她摇摇头，清醒了一些，嘴角仍然挂着笑意。“我不是在嘲笑你，克理，只是对这样荒唐的事情感到好笑，通常困惑的都是女人！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苦笑一下，“我知道听起来很笨，”他承认，“但是，我不想失去你，仙女。”

“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，”她耸耸肩，“你从未拥有我。”

他蓝色的眼睛因为这句话而瞪大了，然后皱起眉头。“不，”他慢慢地

说，“不，你是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是吗？”他难过地问。

黛安凑上前轻吻他的脸颊。总之，她作戏的对象是他父亲，而不是他。“接受你父亲的建议，去看看麦琳，就算今晚不去，也要尽快找时间去。”她温柔地告诉他，“哪怕只是去说一声再见而已。”

“嗯，”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应该这么做，是吗？”

“至少该这么做。”黛安点头。

“要是我跟她说再见，可以再回来看你吗？”

“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克理。”黛安温和地强调。

他生起气来，“我父亲的计策又成功了！你根本无法想象！”他沮丧地摇着头。

喔，不，她能想象，而且非常清楚！“如果你不想告诉他，那我也不会告诉他。”她不能完全控制声音里的痛苦，但好在克理因为她这句话而松了一口气，因此没有注意到她情绪的变化。

“让他懊恼一阵子好了。”他满意地同意道，对于欺瞒父亲一阵子感到很高兴，同时也了解他和黛安的关系之所以结束，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犯的错误。

黛安也不想让康瑞斯知道这件事，至少目前还不想。“我希望你和麦琳一切顺利，无论结果怎么样。”她诚恳地说，同时发现自己还是挺喜欢克理的。

他遗憾地望着她，“你不改变心意吗？”他期待地问，“不，”他又自言自语，“天啊，我真是一个大傻瓜！”他自责地说。

黛安轻轻地笑起来，她似乎能了解他内心的挫折，转而安慰他。“每一个人都可能犯这种错误。”

他又皱起眉，“我父亲就不会。”

她立刻清醒了。喔，不！康瑞斯至少犯过一次错。十二年前，他把她的父亲逼入绝境。然而就像所有犯错的人一样，瑞斯最后一定要付出代价！问题只在于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！

她的头发随着脚步生动地起伏着，在月光下发出银色的光泽，更甚于原本的金色。

瑞斯坐在阴暗的汽车里，车子就停在黛安那栋公寓的对街上。

他已经坐在这里两个小时了，等待着，等她回家。他想看看她是否会回家，或是和克理一起过夜。

他等待着，时间慢慢地过去，他开始生气，而且难受。只要一想到黛安躺在克理的怀里，他的身体便不由自主地痛苦起来。

不过现在她回来了，她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单薄，全身笼罩在银色的月光和黑色的夜色中，她的脚看起来仍然是赤裸的，因为她穿着那双不可思议的透明鞋子。

她从刚纔离开克理的公寓到现在，已经两个小时了，这两个小时当中，那一对年轻人在做什么？喔，天，他开始怨恨自己的儿子，怨恨他和这个飘忽的女人所建立的关系！

黛安的头昂起，步履轻盈。她掏出钥匙开门，完全知道阴暗的街上停了一辆车子，以及在车中静坐的康瑞斯。她感觉得到瑞斯的怒气，她知道这是冲着她、克理、以及他自己而来。

事情开始了。

第五章

不夜城纽约，对瑞斯而言，只经过一天的走马看花，便觉得索然无味了。

他是在和克理及黛安共餐后的第二天飞往美国，表面上是来谈生意，真正的原因则是要和凯西商量婚礼的事。他早就该这么做了。

他和前妻，克理的母亲吃午餐，气氛温暖而友善。他们尽量避免敌对，因为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中，敌对状态曾经扭曲了他们的一切。所以现在的气氛是愉快而舒适的。

凯西微笑地看着他，他们正在喝饭后的咖啡。“怎么回事，瑞斯？”她柔和地问。

他抬头注视她，皱起眉。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她牵一牵嘴角，“你喝咖啡忘了加糖，而且还不停地搅拌咖啡杯，起码有五分钟了！”她直截了当地说。

他低头看看浸在咖啡里的汤匙，发现她说得没错，于是把汤匙放在茶碟上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刚纔在做什么！

凯西困惑地抬起头。虽然三十八岁了，她看起来仍然年轻可爱，她在第二次婚姻中所获得的快乐，反映在深蓝色的眼睛和温柔的嘴角上。“而且，这一个小时当中，你都没有看手表。”她有趣地加上一句。

这一向是她对他的批评，说他宁可与一只钟生活。她甚至怀疑，他在日记中还特别记下夜晚要待在家里。他可能这样记着：晚上七点至早上七点，和凯西一起！

当然那不是真的，但他必须承认这些年来，他体会到时间的宝贵，如果他的私生活不能像上班一样排定严密的时间表，迟早会出问题。

他勉强笑一笑。“和你相处很愉快，所以没有注意到时间。”他很喜欢和凯西这种新关系，在经过多年的痛苦争执后，现在却能愉快地一起聊天。

凯西笑了起来，餐厅里有几位男士忍不住侧目看她，她却全然不在意他们欣赏的眼光。瑞斯明白她的个性，他们婚姻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，她都有信心应付，就像她现在能够经历第二次婚姻一样。

“你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女人的陪伴，而觉得时间不重要！”她提醒他。

那她就错了，他沮丧地想。几乎自从初次见面开始，黎黛安就一直缭绕在他脑海中！

凯西看见他的脸上掠过各种表情。“或是……你改变了？”她慢慢地说。

他立刻坐直，决心将黛安挥出脑海。他非停止想她不可！“不，”他否认，他不能让凯西看出他内心的骚乱。过去她的毛病之一，便是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，就会追根究底。

“你还没有谈到你可爱的女儿？”他以轻快的语气问道。

凯西一直皱着眉，因为她不是傻瓜。“瑞斯……”

“别提了。”他轻拍她搁在桌上的手，“克理告诉我，明年夏天白莉就要上学了？”

凯西开始谈起她的女儿，他问对了话题，不过却只听进一半。虽然他宁可忘记黛安，因为她不属于他，也不可能属于他，但是，天啊，他多么渴望得到她！

四周紧张的生活过去了，正当黛安以为自己错估了情势的时候，瑞斯又回到她的生活里。黛安今天从安提加拍照回来，就接到经纪人打来的电话，告诉她卡顿化妆品对她很感兴趣。

康瑞斯就代表卡顿化妆品。

黛安知道他名下所有的企业，以及部份由他掌握的企业，就像这家化妆品公司。黛安知道“知己知彼”，是对付康瑞斯的唯一方法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卡顿化妆品突然找她未免太巧合了一点，尽管是由位主管出面，而不是康瑞斯本人，但黛安非常确定是他在背后示意。

她没问任何细节便拒绝了。

她的经纪人被她的反应搞糊涂了，接着严厉地警告她不得再有类似的行为。这份合约是许多模特儿梦寐以求的，因为化妆品公司能拓展她们的事业。通常模特儿会将这种机会视为个人事业的巅峰，因为那意味着大公司愿意付好几万英镑给她们，只为了她们的脸蛋和身材，那的确是非常庞大的一笔钱。

难怪比尔会因她一口拒绝而中钉，相信她很清楚，那只不过讨厌将钱伸到她的鼻子前面罢了。所以她不顾比尔的意见仍然坚持己见，并且提醒比尔她明年还有合约。比尔立刻提到卡顿化妆品知道这一点，并且表示愿意配合她明年的工作表。听起来似乎很体贴，但是对黛安而言，只代表康瑞斯决心要达成目的而已。他一心只想要她为卡顿化妆品工作，这份合约对他十分重要，因为在他心目中，那便等于她要为他尽到特定的义务，并且做出奉献！

她一点都不遗憾放弃这份合约，但她知道现在必须冷静下来，等待康瑞斯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因为她肯定事情必然会有进一步发展。

她觉得这四个星期很漫长，她一直留意报纸上是否有康瑞斯结婚的消息，但是一天天过去，她什么都没听说，最后只好假设芭碧改变心意了，不然就是康瑞斯自己动摇了。

“再回去提高价钱。”瑞斯不悦地告诉助理。

“我已经提过了，”能干的保罗耸耸肩告诉他，“可是没有用，”他扮了一个鬼脸，“她的经纪人似乎认为她不会改变心意。虽然我对模特儿这一行了解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模特的价码太高了……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保罗，”瑞斯冷淡地说，“你一点都不了解！”

该死的她，居然敢拒绝卡顿化妆品的合约，甚至没有要求考虑一下便拒绝了。而且根据保罗的报告，付给她的价码非常高，还尽量配合她其它的合约，这一点甚至让他的法律顾问担心不已。

他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远离她，从纽约直奔拉斯维加斯，但是他在轮盘上的运气不如以往，反倒输了不少。

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情况也相同。谈生意时，他觉得不如以往充满挑战性，一切都索然无味。至于私生活中的美丽女人：年轻、老练、金发、红发、棕发，充斥在他疯狂的社交生活中，可是他一个都不想要，对她们一点兴趣都没有！

他被一双绿色的猫眼捕捉住了，无论在清醒的时刻，或是梦中，他只能闭上眼睛想象她。曾经有一次，他在梦中亲吻她，自从那时起，他无时无

刻地想得到她。

克理已经和麦琳恢复交往了，但是令他失望的是，克理却拒绝证实和黛安的关系是否已经结束。报纸上没再出现两人合照的照片，然而，想到克理和麦琳脆弱的关系，这件事就不难了解了。如果克理还继续和黛安碰面，当然会做得更隐秘些。

瑞斯觉得自己有点失控，而且他知道，这是因为他对黛安的妄念所引起的。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再见到黛安，重新再试一次。

他一知道卡顿化妆品要为新上市的产品作宣传，立刻就想到黛安。她很漂亮，脸孔具有现代感。他只花了几分钟便调查清楚了，除了替欧查理工作之外，她没有和任何人签约。最好不过的是，这是瑞斯再见到她的最佳方式，而且不用牺牲他的自尊！于是他提议让这位美丽的仙女为他们做广告，没有一个人有异议。

保罗告诉他被拒绝了，他立刻生气起来，他看见助理脸上困惑的表情，知道他对老板的反应感到很意外，因为这不过是一桩没谈成的生意而已。然而真正的实情是，瑞斯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，只感到全然的失落和空虚。他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。

突然他做了一项决定，立刻站起来。“现在开始，这件事情由我亲自处理，保罗。”他简单地说，“不用再借重你了。”他轻声地再加一句。

他看见保罗脸上的表情，知道他把这句话当成对他缺乏能力的责备。“我凑巧认识这位女士。”他草率地解释。

看来黛安说的是真话，她不是用钱买得到的，但是一定有什么她想得到的东西。

瑞斯想知道的事情之一，是她是否晓得卡顿化妆品的老板就是他，还是只是单纯地放弃合约？她之所以拒绝签约，是针对他个人，还是完全不感兴趣？

只是谈谈而已，比尔这么劝她，只是和卡顿化妆品的高层主管谈一谈，和他们谈谈不会有什么害处的。但是不管他怎么说，黛安仍然无动于衷。

因为她知道这也不会有什么好处！叫她为康瑞斯，或任何和他有关的公司工作绝不可能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。

然而，最后她还是同意到伦敦的卡顿化妆品公司和高层主管面谈。她拒绝比尔同行，宁可自己亲自处理。在今天，有许多高级模特儿都是自己经营事业，这也是和八〇年代的模特儿最不一样的地方。

此外，她知道比尔硬拖她去并非毫无道理，她同意去的唯一理由，只是因为想看看，康瑞斯是否是那几位高层主管之一。

她对卡顿大厦顶楼的昂贵装饰浑然不觉，地上铺着迷人的粉红色长毛地毯，以及超现代的白色家具。

但她对即将见到的卡顿夫人倒是印象深刻。这位女士在她的专业领域中是一则传奇，七年前她的丈夫去世，她便接掌这家毛病百出的公司，凭借着康瑞斯的财力支持，转亏为盈，创造了数百万英镑的营业奇迹。由于不常参加社交活动，黛安从来没有机会见她，但商业圈中都盛赞她的能力。瑞斯必定是下了决心，才会把这位非常忙碌的女士安排进他的计划之中。

黛安由卡顿夫人的秘书引进办公室，她从巨大的办公桌后站起来时，黛安不禁大吃一惊：天呀！芭碧，她可没想到卡顿夫人就是瑞斯打算娶的红发女郎芭碧！

她把每一件事拼凑起来，心里就更清楚了。瑞斯投资了很大一笔资金在卡顿化妆品公司，现在他要娶他的投资伙伴，来保障他数百万英镑的资本。他甚至还要克理娶芭碧的女儿麦琳。现在她更明白原因了，这样他就可以达到双重的保障！

卡顿夫人绕过办公桌迎向她，伸出手，黛安只能傻傻地和她相握一下。她以为康瑞斯再也不能吓倒她了，但是这种场面……

“你近看的时候，比在巴黎的展示会上还美。”尽管芭碧听说黛安和克理有来往，态度仍然很殷勤。康瑞斯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他居然找未来的妻子和她签合约！

“谢谢你。”黛安坐下来，她的自制力又逐渐恢复了。她交叠起双腿，知道自己一身短短的黑衣正可以充份显露出腿部的完美。

今天早上她穿这套衣服的时候，心里以为可能见到康瑞斯，但是现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却是卡顿夫人，显然这是一对一的会谈。

难道自己弄错了吗？黛安皱着眉想，是否瑞斯并非这件事的主使人？她只是觉得太巧了，但也许她错了，是卡顿夫人在巴黎见过她后，自己认定她就是为公司宣传的最佳人选。

“或许我先介绍一点今年冬天打算推出的新产品？”卡顿夫人轻快地开口问。她穿着整齐黄色套装，头发梳到颈后，用一支饰品别住，使她的红发看起来更加耀眼。

黛安近乎失望地发现瑞斯并未牵涉到这件事，他似乎不打算和她再碰面。这么说来，四周以前她玩得太过火了，现在事情已经完全偏离她的计划。

“不必了，”黛安一心只想赶快离开，“我已经决定不为化妆品做广告。”

卡顿夫人平静地点头，并不因为黛安的拒绝而烦恼，虽然她的眼睛开始眯起来。

“这正是我们找你的原因，”她轻快地解释着，“你反对用动物实验制造的香水，而我们打算介绍的新产品是纯天然原料制成的。”卡顿夫人胜券在握地告诉她，她对于这项特别的提议深具信心。他们落后第一家推出这种产品的公司太多了，多数大公司都意识到必须赶快推出这种新产品，卡顿化妆品公司显然也已决定加入这个市场。

卡顿夫人如此熟悉黛安对化妆品的感觉，使她再度警觉起来。她再次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人？康瑞斯，她敢肯定就是他。只有他会利用这种机会，使她难以拒绝，而且不违背她的骄傲和信念！

“我需要知道得更详细一点。”她回答。

“当然，”卡顿夫人欣然同意。“我也这么认为，”她看看腕上的手表，愉快地建议，“或许你愿意和我的助理去见一些制造新产品的人员，然后再回来和我共进午餐？”

“我很乐意去看看新产品。”

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她所看到的東西使她的看法改变不少。卡顿的化妆品色彩十分丰富明亮，很符合目前市场的需要。不但是纯天然产品，而且价格不昂贵。当她回到卡顿夫人的办公室，心里明白，现在想拒绝是很困难的了。

不过仍然看不出康瑞斯介入的迹象，原来她非常肯定背后支使的人便是他，所以她的答复简单明了，但是现在……

“啊，黛安，”当她跨进办公室，一个人从卡顿夫人的办公桌后站起来，

“欢迎你！”

她踌躇地立在原地。

终于出现了！

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她反而觉得轻松。因为怀疑的事得到证实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现在她知道康瑞斯介入这件事，所以她要必须放弃这次机会，而感到有点失望。因为今天早上对于新产品的印象，已经使她的心意动摇了。

然而康瑞斯却出现了！

他似乎改变了些，他仍然穿着手工缝制的西装，这一次是三件式，头发梳理得很整齐，肤色似乎更深，那双银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此刻正望着她。

如同以往一般，一看到他，或是听到他的声音，她的怒气就上来了。

“我宁可不去，谢谢你。”她摇着头回答，并不打算移动脚步。“或许可以代我谢谢卡顿夫人，不过……”

“别傻了，进来吧！”瑞斯大步过来，坚定地把门关上。“你实在太傻了，”他开始嘀咕，“你真是世界上最固执，最麻烦，最令人渴望的女人……”最后一句话变成低语，因为他的手臂绕过来抱住她，嘴唇也凑到她的唇边。

她想反抗，但又极力克制住，因为她知道那只会使情况更糟。于是她静静地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好让他能知难而退，因为最不可能突破她预设藩篱的男人，便是康瑞斯！

但她似乎很难办到，因为自己的身体居然有了反应。多年来克制的欲望，竟然在他的拥吻下慢慢溶化……

“我们先吃午餐，然后再回我的公寓，”瑞斯贴着她的耳垂说，“或是回你的公寓。”当他感觉到黛安推开他，又解释道，“我并没有决定要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单独在一起！”

要不是她听见说话的声音，也许还沉醉在他的怀抱里；她不能忍受自己居然对他有反应！他的声音多年以来一直是她的噩梦，无论在清醒或睡梦中。

然而当他眯起眼睛，她才想到应该把讨厌他的感觉隐藏起来。瑞斯是一个精明的人，不会没注意到她心里的变化，她必须牢记这一点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绝不可以被误导到别的地方。刚纔是因为她的骄傲和厌恶，才会造成短暂的失误。

她想赶快弥补错误，于是说道，“这间办公室，我是说芭碧的办公室，并不适合谈这些。”她冷冷地告诉他，决定攻击便是最好的防御，在她还能够控制自己之前。

他的表情依然没有改变。“那就是我建议离开这里的原因。”他平静地提醒她。

“我不是指这个，”黛安不耐烦地说，因为他误会了。她的脸颊红起来，眼睛像两座绿色的深潭，“她是你的未婚妻，自然……”

现在轮到黛安造巡他的脸。他脸上惊讶的表情显而易见，必定是她搞错了什么。然而她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弄错了，他在巴黎的时候，不是告诉查理要一件结婚礼服吗？难道不是给这位新娘？而且当时和他在巴黎的人是芭碧没错，她很肯定这一点。

瑞斯困惑地看着她。芭碧，他的未婚妻？

芭碧是个美丽的女人，五年前他们相识的时候，他就承认了，两人随即开始合作。

但是他们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要从这层关系中获得什么。对芭碧来说，她要经营卡顿化妆品公司，还要独自抚养一个十三岁的女儿。瑞斯接受了这一切，事实上，他也很高兴这层关系并没要求他付出更多。他们互相尊重对方的能力，也彼此吸引。

但是结婚？天，他从来没有这个念头，打从第一次婚姻失败至今，他从来没考虑过。

瑞斯知道，而且承认，是骄傲的个性使他不能接受失败，所以他决定不重蹈覆辙。

他不晓得黛安为何下此结论。他和芭碧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很久了，尽管彼此仍然喜欢对方，并且尊重对方的能力，特别是商业上的能力。

事实上，当他建议由黛安为公司宣传时，芭碧还挪揄他“追随儿子的脚步”。他并不想深究这句话的意思。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嫉妒的滋味，一点也不好受。

芭碧并没有忘记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，不过表面上，芭碧还是卡顿化妆品公司的负责人，换言之，芭碧可以发号施令，但是最后还要经过瑞斯的同意才算数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让黛安加入公司令她感到非常不安，因为黛安和克理的关系威胁到麦琳的结婚计划，这项计划克理还曾经和纽约的凯西讨论过。唉！

“你的未婚妻。”黛安重复一遍，这一次不那么肯定了。

他摇摇头，试图重新掌握形势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解除她所有的防卫！

“芭碧只是一个朋友，还有生意上的伙伴，”瑞斯解释，“但她也是麦琳的母亲，我们之所以在巴黎碰头，是因为麦琳想看那场展示会。既然克理前一阵子疏忽她，那么带这两位女士去巴黎似乎是我该做的事。”他干涩地又加一句，“当然麦琳也很想见你。”他苦笑一下，“或许这便是她买下你当天所展示的结婚礼服的原因，她想在嫁给克理的时候穿。”他无奈地摇摇头，“这就是女人！”

黛安仍然皱着眉。“麦琳？”

他点头。“那天她也和我在一起，坐在我另一边。”他不大耐烦地解释着。

她的眉头舒解一些，“那个金发女郎。”她叹了一口气。

瑞斯耸耸肩，“不错，麦琳是金发，是她要买欧查理设计的那件礼服，等她和克理结婚的时候穿。”他意味深长地重复一遍，因为他仍然不大确定黛安和克理的交往情形。

不过，就算克理的生命中没有麦琳，他仍然不会准许克理去娶黛安，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后半生都花在渴望自己的儿媳上！每多见黛安一次，他就更想得到她，自从上次见面到现在，已经有五个星期，他不但没有改变心意，反而加强决心：他一定要得到黛安，非得到不可！

那位金发女郎坐在瑞斯的另一边……黛安已经想不起她的样子，只记得那张空位子的一边坐着红发女郎，另一边坐着金发女郎。想必她就是麦琳？克理的未婚妻。

那就不奇怪了，麦琳知道克理和她的关系，所以决定买下她展示的那

套礼服。

现在她知道麦琳才是新娘，并不是芭碧，这个消息改变了既成事实，影响深远。

“那我弄错了。”她说道。

“那么？”瑞斯期待地看着她。

她因为他的机敏而露出微笑。“我还是不会和你到任何地方去。”

他无奈地耸耸肩，好象早就在他预料之中一样，“连一顿午餐都不肯？”

“那毫无意义，”黛安冷冷地回答，现在她的情绪非常稳定，尤其在确定瑞斯和芭碧的关系之后更是如此。“只会浪费你的时间而已。”

“喔，我倒不觉得。”他轻声嘀咕着。

她以稳定的目光回答他的提议，“我希望新的卡顿化妆品促销成功。”她抓起皮包准备离开，“我诚心诚意地祝福你们。”

“但是你却打算参加。”他慢慢地说。

“一点都不想。”她语气肯定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几乎快走到门口时，她的手臂突然被抓住了，并且被扭转过来面对瑞斯，他几分钟以前的冷静完全消失，脸上现在充满愤怒，“不准背对我！”他生气地说。

她耸耸肩，不想让他知道她的手臂被捏得多痛。“难道你要我对你卑躬屈膝？”她嘲弄地告诉他，“如果这是你要的，那我更会放弃为卡顿化妆品工作的机会！”

瑞斯颓然松开手。“该死，你知道那不是我要的。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黛安？”他充满挫折地问，“到底要什么？”

“向你索？”她重复道，但是现在告诉他还太早了。“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，康先生。”她嘲讽地告诉他。

“回答我，该死的。”他咬着牙说，眼里闪着怒火。

“没有什么是我要的。”她轻轻地回答。

有一刹那他似乎快克制不住，但又极力忍住了。他的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，“出去！”他愤怒地告诉她，“趁我还没做出让双方后悔的事之前。”

她挑战地扬起眉，沙哑地问，“你曾经为任何事后悔过吗？”

说完黛安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离开了。

第六章

“天呀，你看起来真吓人。”克理走进瑞斯豪华的公寓阁楼，一见面就被瑞斯的样子吓着了。

瑞斯懒散地随他走进起居室，“感谢我最亲近的人对我下的评语！”

克理无所谓地耸耸肩，然后跌坐进一张高脚椅里。“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不信你去照照镜子。”他皱着眉看着父亲，“你很少有这副样子，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”

瑞斯叹一口气，正如克理所说的，他也知道自己看起来糟透了，但是

经过漫长的一周，他并不想再听这种评语。“没忙什么。”他当然不可能提到黛安，以及黛安对他说的话。

克理怀疑地看他一眼，“嗯，如果没忙什么变成这样，那我建议你小心一点。”

他看起来很可怕，他自己知道。他的体重减轻，由于缺乏睡眠的缘故，眼睛下面出现了黑眼圈，而且脸色苍白。但是他的样子还不如内心的感受来得可怕。

认识黛安之后的那几周，他试着尽量遗忘，把时间都花在平常爱做的事情上，或者和数不清的女人在一起，那些女人就算没有黛安美丽，至少比她通情达理。有时候加班到深夜，累得一倒下就睡着了。

然而这些做法都不能把黛安赶出脑海，这一次她说得更明白：永远不想再见他！他决定一星期不工作，待在公寓里阅读一些平常想读的书，看一点电视或录像带，但是对黛安的迷恋却一点都没有减轻。

“你真会安慰我，克理！”他苦笑着说。

他的儿子不以为然地看着他。“你宁可我欺骗你，说你的气色很好？”

“我宁可你根本没来。喔，请别介意！”瑞斯无精打采地说，一面在克理对面的高脚椅上坐下。他身上穿着棉布长裤和一件宽松的衬衫。“什么事，克理？”

他的儿子苦笑了，“没事，听说你一星期没上班，特地过来看看你是否还活着！”

他扬一扬眉毛，“到现在才来？”

克理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，“我到昨天才知道你没有上班的……”

“我猜你也没有去。”瑞斯从克理的表情知道自己说对了。

“老板的儿子总有一些特权。”克理耸耸肩，“我请了一星期假，和麦琳在一起。”

“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样？”瑞斯问道，虽然克理的表情似乎很愉快，但是他怀疑，这是因为克理仍和黛安恋爱的关系！

“很好，”克理漫不经心地回答，“我跟麦琳说你一个星期没上班，而且回避每一个人，她也觉得你可能生病了，我们应该……”

“很有趣的猜测，克理，”他虚弱地叹口气，“我一个星期没上班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人……”

“你早就需要一个了，”他的儿子说，“为什么现在才突然想到？”

“你和麦琳决定结婚了吗？”他不理会儿子的问题，自顾自地发问。

克理凝视他好几秒钟，但似乎看不出什么，只好不再追问，只耸耸肩膀。“我们决定同情您老人家，并且邀请您和我们共进晚餐。”克理咧嘴笑着说。

瑞斯苦笑起来。克理的确是最恼人的孩子。当他决定沉溺在悲哀里时，克理不该到这里来试着取悦他！然而他必须承认，至少对自己承认，他已经觉得比前几天好多了。

克理倾身向前，他感觉到父亲的虚弱。“来和我们一起，”他怂恿道，“芭碧说如果她走得开，也会一起来。”

或许他的确该出去走走，借此舒缓压力。以往，当他处在人群中时，总是必须记住自己是康瑞斯，而且相处的人当中，并没有他要的安琪儿。多年以来，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也影响了他的的人际关系。

黛安不是安琪儿，也不想再见他，当然更不可能和他在一起。唉，该死的她！

“好吧，我会去。”他勉强同意。光是想到黛安就够令他气馁的了，他的确该出去好好散散心。

然而两个小时后，当他抵达聚会地点，第一眼看见的便是黛安！

而且她不是一个人！

黛安几乎也同时见到他，她站在会场的另一端。

这一类聚会？？嘈杂的音乐，喧哗的人声，人们谈着生活上的琐事，事业上的成败。

这种聚会正是黛安最痛恨的！

但是查理要求她来，穿上他所设计的礼服亮相。因此，事实上，今晚的她是在工作。

上星期她没有再收到康瑞斯任何消息，但是今晚却在这里碰到他。瑞斯远远地向她注视时，她觉得他似乎不太高兴。然后瑞斯向克理及麦琳告退，大步朝她走过来。

他的眼睛闪烁着危险的光芒，“你和欧查理是什么关系？”他出其不意地质问。

啊，她又开始无法呼吸，有一刹那她以为他开始怀疑了。“职业上的相互尊重。”她冷冷地回答，一面看着查理和一位女士交谈。那位女士正要求查理为她设计一套礼服。

“还有呢？”瑞斯追问，他的嘴唇不悦地抿成一直线。

“我喜欢为他工作，”她尖锐地强调，一面迎着瑞斯冷酷的眼神，“就像今晚一样。”她轻声解释，她知道如果继续谈下去，结果会正好和当初的期望相反。

“是吗？”他的语气不大肯定，不过脸上的怒气已经减轻了。

“是的。”她勉强自己露出笑容。“麦琳和克理一起来吗？”她望向另一端的那对年轻人，他们正站在一起说话。

瑞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。“是的，他们似乎和好了。”他沙哑地再加一句，“所以今天晚上离他们远一点！”

他仍然不肯定黛安和克理之间的关系，黛安也意识到这一点。克理的体重减轻了，他或许仍在为父亲的阻挠而生气！

黛安的嘴唇涂成动人的红色，和她身上穿的礼服颜色相同。“我不可能整晚都假装没看到克理，”她摇摇头，“这里有许多人知道我们是朋友，这样反……”

“我并没有要求你假装没看见他，”瑞斯打听她的话，“只要你别在麦琳面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”

黛安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女孩，不错，麦琳很年轻，而且非常冷静。她是卡顿夫人的女儿，刚完成学业。身材修长，不过没有黛安高。及肩的金发自然地垂下。她穿着一件黑色名牌服装，但不是由查理设计，显得年轻而优雅。

不，黛安不相信瑞斯在乎这个女孩，她认为他在乎的是自己，只有他自己！

她转头重新注视他。“麦琳看起来很能保护自己。”她说道。

他轻松了一些，但黛安发现他似乎更疲倦了，不仅苍白，而且眼角有

皱纹，是因为她吗？她希望如此。

“没错。”他赞同地点头，“你要喝一杯吗？”他问道，一位侍者端着盘子走过他们身边，盘子里放着香宾酒。

她看到查理仍在和那位女士谈话，想必正在讨论他所设计的服装。黛安从经验中得知，只有工作才能使查理如此高兴！

黛安再转向瑞斯。“好啊。”她耸耸肩，看见他银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之色。

碰面是难以避免的。他们握着酒杯向克理和麦琳走去，他们正在和一群人谈笑。克理愉快地上前拥抱她，亲切地吻一下她的唇。她没有拒绝，因为她想让他父亲失去平静，虽然还不确知麦琳的反应……

“幸好我不是善于嫉妒的女人。”麦琳上前对他们说道。

黛安好奇地看着她，现在她知道卡顿夫人和麦琳的相似之处了，特别是眼睛。麦琳虽然年轻，但和母亲一样，并不是傻瓜！只要看她如何处理克理对黛安的迷恋就知道了，大多数女人遇到这种事都会大惊小怪，或是大发脾气，但是麦琳只坐下来等待这段恋情过去，似乎知道它必然会过去一样。或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，她拥有更多吸引克理的特点，不仅是一张漂亮的脸孔而已！

“幸好。”黛安苦涩地重复着，这两个女人互相交换一个了解的眼神。

黛安用眼神告诉她，她只借用克理一阵子而已，麦琳则用眼神回答，尽管她担心过一阵子，但最后还是圆满结束，克理也因为以前的不忠而变得更体贴。从她们交换的眼神还可以看出，这两个女人有一天或许会成为朋友！

瑞斯看见这两个女人在交换眼神，不禁感到惊异，就连芭碧，在从事化妆品业多年之后，变得老练而且有点尖酸，都对模特儿仙女的冷艳深具好感。难道这位仙女会向每一个遇到的人下蛊吗？

黛安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使男人和女人都被她吸引？

他要是知道答案，或许晚上就能睡得着了。

克理现在站在黛安身边，手臂环绕着她的腰，瑞斯对这种亲昵的动作感到难受。麦琳或许没有显出任何醋意，但是瑞斯知道自己的修养设这么好。他巴不得亲手修理他的儿子！

“燕会办得不错吧，爸？”

瑞斯发现克理正期待地看着他，不禁想起，愈早和凯西商量克理的婚事愈好，这样可以避免让他注意到自己正在追求黛安。

他挺一挺胸，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”他很快地说，“我还没有向燕会的女主人打招呼呢。”

他立刻大步离开。过去他很少如此失态，自从黛安闯进他的生命以后，他做了许多生平第一次的事。

“你说得对，克理，”麦琳注视着他的背影说，他一点都不像原来的他了。”

“是不像。”克理若有所思地附和着，然后突然疑问地望着黛安。

她也回看他。“你父亲生病了吗？”她礼貌地问。

“不完全是，”克理慢慢地回答，目光仍然在她脸上巡视，“只是和平常的表现不一样。”他心事重重地说。

虽然黛安觉得康瑞斯仍然和平常一样傲慢，但无法否认他的行为的确很反常。

她耸一耸肩膀，“我听说男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这样。”

“这个年纪？”麦琳一脸迷惑。

黛安点点头，“中年危机常发生在许多年近四十的男人身上，造成许多家庭的困扰。”她若无其事地说。

接下来的几秒钟，这对年轻人只是呆呆地望着她，回想她说的话，直到她扬起眉毛露出椰榆的笑容，克理和麦琳才爆出笑声。黛安自己也忍不住笑了，然后她看见远处一双银灰色的眼睛愤怒地盯着她，笑容才从唇边消失。

“中年危机！”麦琳笑着重复一遍，“我的天，我还没见过比他更严重的病患！”

“喔，我不晓得……”克理拉长了声音。

黛安调回目光注视克理，发现他也正看着自己，眉毛询问似地扬起来。她看得出来，他似乎猜到了父亲反常的原因。

“不，我不相信他得了这种病，”麦琳肯定地摇摇头，“瑞斯没有病，一定有其它的事情困扰着他。”

“或者是其它的人。”克理轻声说。

“可能是工作上遭遇困难。”麦琳接口，然后转向黛安，“妈咪告诉我，你放弃了卡顿化妆品的合约，”她好奇地说，“我希望你的决定不是因为克理和我的关系……”

黛安再度见识到麦琳的冷静与自制，克理若想摆脱这位聪明的女孩，将会很困难。

显然麦琳已经在瑞士学到不少的东西。

“绝对不是。”黛安立刻回答。

麦琳皱起眉头。“现在许多高级模特儿都接受化妆品公司的合约，那不是一条成名的路吗？”

“仙女认为应该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。”

克理轻快地告诉她。

“据我所知，”她转向黛安，“在模特儿这一行，一纸合约就代表一大笔钱，是吗？”她感兴趣地问。

“黛安相信有更多的东西比钱重要。”一个拉长的声音嘲讽地说。

黛安慢慢地转身，看见瑞斯，刚纔一直没有发觉他的存在，直到听见声音才晓得他就站在背后。她往旁边站开让他加入。“如果我不这么认为，就会接受卡顿化妆品的合约了。”她意味深长地指出。

“或许吧，”他做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，“也可能你心里有更高的价码。”

黛安因为他的误解而同情他，在他的生命中，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超过金钱和权势的价值。任何男人，无论是不是生意人，如果拥有和康瑞斯一样的财富，都不该将另一个人逼上绝境，好从中获得更多的钱和房产，除非他是康瑞斯……

显然他在找她拒绝的原因，而且自认已经找到了，这是唯一使他相信，她之所以拒绝卡顿化妆品合约的原因。

她耸耸肩，“我不需要更高的价钱。”她平静地告诉他。

他嘲弄地咧嘴。“你只要‘对的东西’？”

显然他倾听他们的谈话已经有好一会儿了，不过黛安认为他应该没有听见有关中年危机的批评。要是听见的话，他恐怕会更不客气。“也不尽然，”她平静地说，“卡顿的新系列化妆品，听起来正和我的理想相符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然而，如果我要签合约的话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必须确定你没有参与其中！”她的头骄傲地抬起，仿佛在挑战。

麦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克理的眼睛则不可置信地睁得大大的，显然他根本没想到黛安和他父亲签约的事，现在他知道了。回想他们上次用餐时的尖锐冲突，签合约的事显得特别古怪。

黛安望着瑞斯，看见复杂的表情掠过他发黑的脸。他欣赏她直接挑战的勇气，而且是当着如此特别的观众！

这么说，黛安已经知道是他在幕后操纵了，而且不止卡顿化妆品一家公司而已。瑞斯恼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。很好，他已经知道她拒绝的原因了！但是他想问的事情太多，哪怕是当着克理和麦琳的面。难道这个女人注定永远扰乱他的心绪吗？他的直觉告诉他答案：是的！

“那是你拒绝合约的唯一原因吗？”他的视线停在她脸上。

她毫不迟疑地点头。“当然。”

“在商场上，做决定绝不能感情用事，”他缓缓地说，“应该分析形势，再做反应。”他耸耸肩膀，但她的反应使他蹙起眉头，只见她的脸色苍白起来，眼睛大而深，颜色逐渐近乎黑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无疑地，他说错了话，不经意地伤害了她。但是他奇怪是什么引起她的痛苦？他了解模特儿的生涯可能很艰苦，特别是像黛安这种顶尖的模特儿，尤其在最初几年，就像其它的行业一样，可能很难判断谁可以信任，谁不可以信任。年轻女孩追求名气和财富的心理，使她们总是成为被欺骗和占便宜的对象。或许，在这四年的职业生涯中，黛安也有过如此痛苦的经历。

瑞斯想修理那个伤害她的人！

“我对卡顿化妆品所做的决定，并没有感情用事，”她告诉他，脸颊仍旧是苍白的，

“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，我之所以和卡顿夫人见面，是因为经纪人要求我去。我知道，你就代表了卡顿化妆品公司。”她眼睛直直地盯着他。

瑞斯发现她又恢复正常了，就像从来没有难受过一样。

他受不了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，过去他一向知道何时该避免损失，何时该继续前进，但是黛安却破坏了他井然有序的生活。

第七章

黛安觉得恶心的感觉减退了，刚纔那一阵晕眩使她以为，她可能会昏倒在这个人群拥挤的房间。

这种感觉完全是因康瑞斯而起，因为他毁了她的父亲，动摇了她生存的根本。她痛恨这个男人，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！

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，事情必须赶紧解决。

“我很抱歉，瑞斯。”她按住太阳穴说，“我突然觉得不舒服。如果我向查理请假，你介意送我回家吗？”

她的心情太复杂了，甚至不介意那双银灰色的眼睛流露出的得意之色。天，她必须在回家之前摒除这种感觉，否则这几个星期的困扰都白费了。她

必须解决??为了自己,也为了对父亲的记忆!

“除非,”她皱着眉望着刚走进大门的芭碧。“我使你冷落了什么人……”她应该想到他会有女伴,就算不是芭碧,也会是其它的女人。总之,单独赴宴并非他的习惯!

她蹙起眉头望着他。

他也看见芭碧了,这时他收回视线重新望着黛安。“不,”他肯定地告诉她,“你没有使我冷落了什么人,我随时可以走。”

这么说,他和卡顿夫人之间只有职业上的来往,因为如果还有其它关系的话,现在他就不可能走得开了。

“我去跟查理说一声。”黛安说完,对克理和麦琳点一下头,“很高兴终于见到你,麦琳。”

麦琳笑了起来。“特别是克理根本没向你提起我!”她调侃他。

“喔,好了吧,你们两位。”现在克理看起来又不舒服了。“让人家回去休息吧!”

麦琳挽起他的手,抬起脸来笑着说。“我会的,亲爱的,除非你又忘记我们订过婚的事,否则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”

黛安怀疑要不是麦琳在瑞士的话,克理根本就不可能从这个女孩的身边走开,往后,她应该更盯紧克理一点。

黛安告诉查理谁要送她回家,查理关切地皱起眉头,“小心点,黛安,”他看着正在和芭碧谈话的瑞斯,“那个人的名声……”

“我知道,”黛安感谢地说,她知道查理纯纳粹是关心她,并非对她有任何兴趣。

他和乔娜已经同居好几年了。“别担心,”她笑着道,“我会照顾自己的。”因为这些年来,她一向独立,而一切都得感谢康瑞斯。所以查理根本不需要担心她。

瑞斯因为黛安身体不适而感到难过,尽管此刻并不是单独相处的最佳时机,他还是感谢有这个机会。或许现在向她表白并不适当,但是天知道,何时向这个飘忽不定的女孩表白才恰当!

幸好今天他自己开车来,原本他打算随时离开,又不想造成克理和麦琳的不便。他一到会场就决定要尽早走,但现在黛安就坐在他身边,让他得意地重温年轻时初赴约会的兴奋之情。

一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,各自陷入自己的思绪中,当两旁的街道迅速地掠过,他也如同初次约会的小男孩般紧张起来!

黛安感觉得出身边这个男人的兴奋,但是这对她并无影响。或许他以为自己已经赢得这场战争,其实他根本毫无胜算。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,他们全都是失败者。

“你愿意进来喝杯咖啡吗?”车子停妥以后,她问道,“这是我起码的礼貌,”她沙哑地加了一句,“因为是我要求你送我回家的。”

瑞斯咧咧嘴,“我开始讨厌这种喧哗了,每一个人都设法加深对方的印象!我之所以会去,是因为克理和麦琳要求我去。你现在还觉得不舒服吗?”

黛安转头注视他,车外的街灯照亮他的脸。“这么说,你不想喝咖啡?”

“我很乐意喝一杯,”他坚定地告诉她,“如果你觉得好一点的话?”

“如果还不舒服,我就不会邀请你。”

“那没问题。”他很快地跨出车门,然后绕到另一侧为她把车门打开。

东尼认出来人是谁，立刻跑到康瑞斯的脚边表示欢迎，绕来绕去地玩了一会儿，再回到黛安准备的小窝里躺下。

“你和欧查理真的没有什么吗？”瑞斯突然打破沉默。

她定定地凝视他，“如果有的话，会对你造成困扰吗？”

瑞斯的嘴唇绷紧了。“到底有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“一点都没有，从来没有。”她连下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也回答了。“瑞斯，现在是谁在玩游戏？”她开门见山地问。

他的眼睛微微地眯起，就像一只野兽被逼入角落。黛安明白这一点，他是因为自己的欲念而落入陷阱的，现在她的态度改变了，他却疑惑起来。多数男人只会为这种转变高兴，然而康瑞斯却不是多数男人之一。

“我想问你一些事情，瑞斯，”她舔舔樱唇，因为突然觉得口干舌燥。但是那双银灰色的眼睛却盯着她这个小动作。或许他最近身体虚弱，但是那并不能阻止他想得到她的念头。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”

他倒吸一口气，开始想该如何回答。

不过黛安不想给他时间，“我们之间不再有游戏了，瑞斯，”她摇摇头，“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明白我毫无兴致。”她嘲讽地笑一笑。

他耸耸肩。“我并不了解你，”他的眼睛眯起来。“你到底是谁，黎黛安？”

现在轮到她倒吸一口气，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全身都紧张起来。

他沮丧地用手支在额头上。“为什么我老是想到你？为什么我如此想得到你？”他沙哑地问。

她很满意他的表白，也不再拒绝他的拥吻。

然而欲望来得如此强烈，超过他们所能控制的程度。黛安担心万一礼服弄皱了，查理会生气。可是当热情逐渐升起时，一切都早已抛在脑后。

事情完全不是按照预期中发展，她根本没想到以这种激情的方式应付这个男人！

“我要的就是这个！”他的喉咙咕哝一声，很快地说着。

他的声音再度提醒她这个男人是谁！

黛安注视着他，明白自己这么做可能会爱上他，只有当他开口的时候，她才能再度清醒，提醒自己明白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。

她绝不允许自己爱上这个男人，这么做会毁了她！

她又退缩了，瑞斯感觉得出来，虽然她的身体仍然贴近他。但是这一次他不会让她走，他要她恢复刚纔表现出的温暖和热情。

“黛安，”他温和地摇晃她，“别那样看我，我只是想得到你。”他们如此靠近，却只感觉到她的退却，他无法再忍耐几个星期了。

她困难地咽了口气。“我……我还没有做过，瑞斯。”她沙哑地告诉他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她坦白地注视他的眼。“我没有经验。”

瑞斯觉得头都昏了，实在很难相信这个美丽的女人一点经验都没有。不过他不怀疑她说的话，难怪她老是显得不可亲近，因为她的确没有和人亲近过！

他看着那张美丽的脸孔和身体，知道自己绝不会让其它的男人碰她，永远不会。因为她只属于他。

从她刚纔的反应，他晓得她也要他，但是追求她的人一定不少，为什

么不从中挑选一个当做情人呢？她的身上具备他所想要的一切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幸运。

“嫁给我。”他听见自己这么说，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。在这句话出口之前，他并没有这个打算。或许因为他一靠近黛安，便无法冷静思考的缘故。

然而当他听见黛安的回答，才觉得更令人吃惊，因为她低声地回答，“好！”

第八章

若不是三个月以前，康克里邀她共餐，她可能永远不会有这种念头，也看不到这十二年来康家的变化。

在她父亲过世之后的八年学校生活中，她一直痛恨康瑞斯，后来她离开学校开始工作，便开始不停地在报刊寻找康瑞斯的照片。不过在那时候，遇见康瑞斯本人的希望非常渺茫，就连后来她成为知名的模特亦如此。

然而认识克里却改变了一切，她终于有机会报复了，而且可以重重地打击康瑞斯。

她从报纸杂志上及克理的口中得知，瑞斯非常爱他的儿子。不过她并不想伤害克里，因为她痛恨的对象是康瑞斯，想捕捉的对象也是他。她要他尝尝无助的滋味，就像她父亲当年一样。

克里只是她吸引瑞斯注意的手段而已，虽然心中稍有愧疚，她知道，一旦她引起了康瑞斯的注意，她的美丽将吸引住像他这种予取予求的男人。

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成功，康瑞斯居然向她求婚，而她也接受了！

瑞斯轻轻地笑起来，他抓住黛安的手臂，“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这么做了！”

黛安警觉地瞪大眼睛。难道他改变了心意，后悔向她求婚？

老天，或许那样也好，否则她将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，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好好想过到底在做什么。也许她会像瑞斯的妻子一样，生活在炼狱里。她一定是疯了才做出这种事来。

她回想起多年前的一幕，那景象使她痛苦了许多年。可是如今她却决定要嫁给这个男人！这怎么可能？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只知道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

“嘿，我没有说后悔，”瑞斯看着她苍白的脸颊。“我只是不敢相信而已。”

她摇摇头。她怎么可能接受他的求婚，嫁给一个她所恨的人？

瑞斯对她的沉默非常关切。“别担心，黛安，”他肯定地告诉她，“我会处理得很好。你只要答应我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千万别要求需要时间考虑，否则我会开始担心。”

她似乎刚从一个长长的噩梦中醒来，从一个既深又黑的隧道中钻出。自从父亲过世后，她就一直生活在没有感情的黑暗中，虽然冰冷，却能够保护自己。使自己完全隔离爱情和痛苦；但是康瑞斯却打破了所有保护她的藩篱。

万一她爱上这个男人，这个应该是敌人的人？

她怎么可能同时爱上一个痛恨的人？还是爱与恨之间的界线原本就很

模糊？她从未想过，哪怕在最疯狂的想象中，她也不相信自己可能会爱上康瑞斯！这种结果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嫁给他等于投入悲惨的命运，但是她又怎能不嫁给他，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？

“黛安，我知道我们认识不久，”瑞斯紧紧握住她的手，“而且从一开始认识，就争执不休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但是有时候，一见钟情可能会造成这种结果，至少我这么认为。这种事我过去也没有碰过。”

是的，这一点她看得出来；这个骄傲的男人有点失去自制，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开始了。黛安想在婚礼当天让他知道她是谁，他娶了什么人做妻子，以及她父亲的身分，反正瑞斯很快就会发现她的名字并不叫黎黛安了。

瑞斯注视着她脸上复杂的表情，看出她也和他一样惊讶。

他还以为自己不会再婚了，因为他喜欢目前的生活方式。直到这五个星期以来，当他初次认识黛安，才开始觉得自己的生命有多空虚，内心充满了痛苦。他想得到某种东西，却不清楚是什么。现在他知道，那是因为他渴望黛安，想要她成为自己妻子的缘故。

他知道自己年纪比她大很多，不仅是表面的十八岁而已，还包括经历：他经历一场失败的婚姻，还有一个比她小不了多少的儿子。

不过他很快地将这些疑虑赶出心中，他决定要除去黛安的不安全感，无论现在或以后。她一定会是他的。

“我提议这场婚礼愈快举行愈好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没有理由拖延。”

“我还有好几个月的工作合约。”她闷闷地回答。

他不愿意自己的妻子在大众面前“展示”，就像在巴黎初次见到她时那样。但是他晓得如果做得太过份，她就会逃走。她不是已经向他表示过她的决心吗？以后还有的是时间。等他们正式结婚以后！到时候再把自己对她的职业有何感受告诉她。

“那我们可以先计划婚礼和蜜月。”他说道。

黛安摇摇头，“我们才刚决定，还不用急。”

“不用急？”瑞斯紧张地看着她。

她注视他几秒钟，脸颊慢慢地红起来。“我们还要先告诉克理。”她边说边挪远一点。

瑞斯任她离开。提起他的儿子他便呆住了。克理！他竟高兴得完全忘记他了！

不知道儿子会怎么想？他打算娶这个自己一向反对的女人，而这个女人是不久之前克理还自认爱上的人！不过有一点是他敢肯定的，那便是克理绝对不会高兴！

不必管克理高不高兴了，瑞斯的下一个念头便这么想。该死的，这是他的人生，他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包括娶一个儿子不会赞同的女人！

黛安看到瑞斯呆了几秒钟，但马上一贯的骄傲之色又浮现出来，于是她明白瑞斯并不在乎克理会有什么感受。

她曾经想过让他们父子冲突的可能性，但是当她认识克理后，知道他也深受父母离婚的影响，而且凑巧的也是在九岁，于是了解他也是受害者。她相信克理一定会对他们的结婚计划感到迷惑！

回想方纔离开宴会时克理的眼神，似乎就算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，也不会感到惊讶。但是结婚？黛安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想过。她即将成为他继

母这件事，说不定还会吓着他！

“我会告诉他的，”瑞斯坚定地说，“没有人能阻止我们结婚，黛安。”

她知道没有人能阻止。现在她得到自己想要的了，却觉得只是一场空洞的胜利，毫无意义。

她无法改变他想尽快成婚的决定，从她同意嫁给他的那一刻起，就发现自己只能被动地接受他独断的决定。

明天早上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去买一只钻石戒指，要闪着耀眼的光芒，好让她每当注视这枚戒指时，便感到眩惑。然后他再邀请克理晚上来公寓吃晚餐，这样他就可以告诉克理婚礼的事。

对黛安来说，瑞斯的公寓令她大开眼界。她一向习惯在世界一流的旅馆停留，视豪华的招待为工作的一部份，但是当她回到自己的家，即只要求舒适而不讲究豪华或品味。

不过瑞斯这一栋位于伦敦的公寓，却比她所待过的任何旅馆套房还要气派。家具是由铬和玻璃制成的，皮革制的沙发，墙上装饰着画家的原作，这些作品她通常只能在画廊见到。他还告诉她，在纽约和香港，他还有和这间公寓类似的家，此外在巴哈马还有一栋别墅。

他没有提到查福庄园。

但是黛安知道他仍然拥有那座庄园，庄园被照顾得很好，却无人居住，至今仍维持田园风貌。长大以后，她只回去过一次，和园丁交谈了一会儿。他告诉黛安，庄园的主人住在伦敦，叫康瑞斯，但他从未使用过。

她发现自己目不暇接地欣赏那些画，她知道这些画作的名称及作者。

“这么做很自私，我知道，”瑞斯手持酒杯，站在她背后轻声说，“我收集这些美丽的画作，只供私人欣赏。”

黛安的视线，从一幅小孩站在水仙花丛中的画作移到他脸上。“包括女人吗？”她轻轻地问。他微微蹙起眉头。她确信他会把她领进其中一栋豪华住宅里，然后把钥匙扔掉！

瑞斯递给她一杯橘子汁，一面想着要如何回答才不会引起一场争论。尽管订婚戒指已经套在她的手上，他仍然没有把握，而且黛安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很可能会从他的回答中找出破绽。

“我在世界各地做商务旅行，”他缓缓地说，“最不希望的事，便是当你飞往纽约时，我正飞往香港！”

她微微一笑，“但是想想重聚的时候，瑞斯。”她温和地回答。

“我想过了，可是那还不够。”

他摇头，“黛安，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……”一根细长的手指按在他唇上阻止他说话，他急躁地看着她。

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瑞斯，”她肯定地告诉他，“我从工作中得到快乐，而且经过努力才达到今天的地位。如果你只是要我待在旅馆房间，等我从商务会议的夹缝中拨出几分钟来看我，那是不够的……”

“情况不会那么糟！”他抗议道。

“喔，会的，”她温柔地向他保证，“一定会变成那样。”

“不，绝对不会！”他取下她手中的杯子，和他自己的杯子一起放在身旁的咖啡桌上，“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，我要你作伴，而且不仅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董事长办公室。

别嘲笑我！”

她仍旧笑着看他。“我们已经开始第一场争执了，是吗？”

不错，他们是在争吵，而且他知道为什么。或许这也是黛安吸引他的部份原因，无论她说的话或做的事，都是完全独立的，然而这也造成他的挫折感！

他自嘲地笑起来，“的确。”

她突然难过起来，眼眸的颜色变深。“我不喜欢争执，瑞斯。”

“只要还能和好就好了。”他低头俯视她。

她也是这么想，不过和瑞斯在一起时，她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

瑞斯低下头来吻她，她情不自禁地抱住瑞斯的脖子。

“既然没人应门铃，我只好自己用钥匙开门进来了，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屋内响起。

“很抱歉打扰你们，不过我想既然要过来吃晚餐……天哪，黛安！”来人惊叫起来，他刚看清父亲正在拥吻的女人是谁。“我以为……我不知道……黛安……”他不敢相信地紧皱着眉头，然后再转向父亲，“爸？”他诧异地看着瑞斯。

他等着他们解释。黛安不怪他的反应，因为她的确和他父亲在一起。她不晓得克理有瑞斯的公寓钥匙，虽然克理曾经说过和父亲同住，直到一年以前才搬出。

难怪他有瑞斯公寓的钥匙。要是刚纔听见门铃声就好了，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。虽然克理早晚会知道她和瑞斯之间的关系，但他却以最糟糕的方式发现了这件事。

瑞斯一点都没有因为克理突如其来的出现而慌乱，他很自然地搂住黛安裸露的肩膀，以保护者的姿态站在她身边。“克理，我要向你介绍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我知道她是谁！”克理不悦地嚷道。

“她是我的？？未婚妻，”瑞斯流畅地说着，丝毫不受干扰，“你未来的继母。”

那一刹那，黛安为克理感到难过，他的惊讶现在已经被困惑所取代，看来非常懊恼的样子。她同情地看着克理。“克理，我……”

“习惯一下吧，克理，”他的父亲说，“婚礼下个月举行。”

这条消息对她也是新闻！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商量过婚礼的日期，但是瑞斯却自行决定了。她睁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，她曾经告诉瑞斯还有工作合约要履行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并没有接受延后婚期的建议。

克理对于这种急剧的变化感到难以适应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。“我还不知道你们两个……为什么？”他怀疑地问。

她感觉到身边的瑞斯有点紧张，而且知道他因这个问题太过开门见山而生气，她了解地看他一眼，她早就告诉过瑞斯，如果两人仓促结婚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

“因为我要黛安成为我的妻子，”他冷冷地告诉克理，“我们会尽快结婚，如果手续来得及的话，我愿意明天就娶她。”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充满了挑战。

克理现在冷静了些，“如果你真的决定那么做，那我很惊讶你怎么还待在这里！”他鄙夷地频频摇头。“难怪你坚持不让我娶她，原来你一见到她，就决定要得到她！”

“她的名字叫黛安！”瑞斯从齿缝说出这几个字。不过几分钟前，克理还

自然地叫出黛安的名字。“或者，如果你高兴的话，可以叫她母亲。”瑞斯显然对克理的态度很不满意。

克理的脸气得涨红了，“你一定是在开玩笑！”他讥讽地说，“我已经有一位母亲了，她今年三十八岁，显然你对娃娃新娘感兴趣！”他气喘吁吁地说。

黛安仿佛从很远的地方观看这一幕，这原本是她所期望的，当她第一次遇见克理就期待着这一天：儿子反叛父亲，父亲反对儿子，一步一步摧毁瑞斯的一切。这很可怕，太可怕了，当她告诉瑞斯她不喜欢争执时，她是说真的。自从父亲死后，她就无法忍受两个人大声吵架的声音。

瑞斯的语气又恢复平静。“你才是表现不成熟的人，”他告诉克理，“你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她忍不住叫起来，“不要吵了，你们两个。”她的脸色变得惨白。

“喔，天呀，”克理嘀咕一声，他也看到她的脸色了。“仙女……黛安，”他不知所措地说，“我只是？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。”他一面摇头，一面痛苦地注视她。

他真像一只被她伤害的小狗，黛安心痛地想。

瑞斯的手臂拥得更紧了。“我们没有什么好自责的。克理，”他告诉他的儿子，“一点都没有。我的意思够清楚吗？”

非常清楚，黛安心想。克理依然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们。“是的，”他困难地咽了一口气。“我……呃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

黛安感觉出瑞斯轻松了一些，他们都晓得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，就算克理不满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也无法改变事实，他只能有风度地接受。可怜的克理，他仍然因为突如其来的结婚消息而垂头丧气。

瑞斯站到一边看克理礼貌性地亲吻黛安的脸颊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现在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他从来没有像几分钟以前一样，和儿子那么疏远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非要在儿子和这个女人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，他宁可选择黛安，无论下这个决定有多么痛苦。并非没有遗憾，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他仍然会选择黛安。

他并不打算一直占上风，今天为她买戒指时，他学习到这一点。最后买下的不是他想买的那只大钻戒，但也不是她想买的那只小钻戒，他们必须妥协。“妥协”，直到遇见黛安之前，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个字眼。他愈早为她戴上戒指，愈觉得舒服。否则他没有把握是否她会改变心意。

想到这里，他面露微笑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避免和那些全心想当康夫人的女人结婚，现在他想娶的女人却像他一样难以捉摸。或许这是自作自受，但也不表示他喜欢这种不肯定的感觉一直持续下去。

然而想到她对工作的坚持，他又锁紧了眉头。

这件事以后再处理好了，一次只做一件事，首先他得为她戴上结婚戒指！

接下来的几天，黛安发现瑞斯并不打算和她讨论下个月的婚期，然而报上却注销他们即将结婚的报导，她几乎能确定是瑞斯自己提供的消息，好借此达到他的目的。整件事已经脱离她的掌握了。

他们结婚的报导算是大新闻，查理立刻打电话给她，表示愿意提供巴黎展示的那件结婚礼服。瑞斯当然很高兴，他告诉黛安，那件礼服不准其它人穿，连麦琳也不可以，他就是看她展示那件礼服时爱上她的。

黛安绝对没想到，她自己就是穿上这件礼服的新娘，她简直想哭。

她和瑞斯所到之处都是闪光灯的焦点，小报上充斥着他们的行踪报导以及婚礼计划。

这场婚礼几乎可比英皇室婚礼？？？模特儿皇后和企业界国王。这些报导虽说是垃圾，却可以增加销售量，黛安无奈地想。

一旦最初的热潮过去，接着便是对他们未来生活的揣测，还有婚后要住在哪里等等，到最后，甚至猜测他们要生多少王子和公主来继承庞大的财产。

刚开始，后面这项猜测令黛安吃惊，接着又感到厌烦，因为太可笑了，瑞斯已经有一个继承人克理了。但是报刊似乎决意继续猜测。“接着他们就要为我们的孩子命名了！”

黛安不悦地把一份报纸推开，注视着坐在对面的瑞斯。他们刚用过晚餐，正坐在起居室商量婚礼的事。

一切看起来如此舒适，她遗憾地想着。她发现两人之间日渐增加的亲密感令她迷惑，因为她已经开始期待夜晚相处的时刻。

不过当瑞斯知道她的真实身分后，这一切便可能结束。想到那一天，她的脸色就黯淡下来。如果瑞斯执意要在未来几周内结婚的话，那一天会来临得更快。她现在知道不能等到结婚当天才表露身分，因为她无法当众对他做出这种事。

一旦想到没有他的生活将是多么孤单，便觉得痛苦。多年以来，她一直不曾为单独生活而困扰过，但是现在，她知道自己一直不晓得，爱上一个人可以充实她的生命，而失去那个人将会感到空虚。

“黛安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想再生小孩！”

瑞斯这番话打听她懊愁的思绪，她皱着眉头注视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他突然站起来，双手插进裤袋里：“我已经三十九岁，黛安，再过几个月就四十岁了，这个年纪再当父亲太老了！”

她对报纸上的揣测感到好笑，是因为他们根本还没考虑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她抬头看见瑞斯苍白的脸，才知道他对这种报导非常认真。

“我相信母亲的年龄比较重要。”她慢慢地说。

“我不想把生命花在养育小孩上，现在更不想！”

黛安摇摇头，“这种事我们不是该坐下来讨论吗？”她也不晓得自己为何要坚持，反正他们根本还没有小孩，谈这个问题也稍嫌太早，但瑞斯却表现得非常重要。

瑞斯的脸仍然紧绷着：“这是否会影响你嫁给我的决定？”

“不，”她摇头。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不要孩子，黛安，”他残酷地告诉她，“以为孩子可以丰富婚姻生活是错误的，”他的语气和缓一些，因为他看见黛安发呆的表情。“孩子会使一对夫妻的关系更紧张。”

她愁眉深锁地望着他。“这也是你和凯西之间的问题吗？”

他似乎不高兴她提到他的第一任妻子。“我不想和你讨论她。别那样看我。”她的脸上露出受伤的表情，于是他嘀咕一声，挨近她身边坐下。“我只是不想谈第一场婚姻，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。”他伸手抚摸她的脸颊，“因为那只会触及过去的痛处。”

黛安并不同意他的话，她认为谈一谈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或许可以帮助

不再犯相同的错误。就像她想报复瑞斯一样！她知道那样做很笨、很不明智。孩提时代，兰妮常常对她提起一句再真切不过的谚语：两个错凑不成一个对。他们现在的决定，以及她曾经做的事情，对两个人的未来而言，将只是建立在过去上的悲剧而已。

老天，她一定得和瑞斯沟通才行，一定得找到一种方法……

但是第二天早上，她打开公寓大门，看见访客是谁时，便知道不可能……

第九章

“你打算让我在台阶上站一整天吗？”珍娜没好气地说，“还是你要请我进去？”

黛安只是呆呆地看着她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珍娜了，确切地说，是五年。现在她跑来这里做什么？为什么选在这时候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已！

“说真的，黛安，”她的继母对她毫无反应深表不满。“我以为你念的那所贵族学校，会把你教得比较有教养些！”她径自从黛安身边擦身而过，踏进室内，身后留下一股高级的香水味。

她好奇地打量经过的房间，不以为然地皱着鼻子。走进起居室，她看见室内没有家具，只有一件大的麻布袋和一小块地毯铺在地上。“我想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。”她嘲讽地转身看着黛安。

黛安跟在她后面，尚未从惊讶中清醒过来。这些年上天一直厚待珍娜，虽然已经三十七岁了，但毫无疑问她仍然是个美丽的女人：身材娇小，有一种柔弱的气质，但事实上刚好相反，她的感情有如钢铁般坚强，尤其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！她的金色卷发垂到肩膀，眼睛是深蓝色，脸上就算有任何岁月的痕迹，也被高明的化妆技巧掩盖了。

黛安？？那时她还叫黛碧？？和珍娜最后一次碰面是在十六岁，当时她的举止还有点笨拙，常常不听使唤。当时的她完全缺乏自信，因为体重过重，曲线平板，如果说过去五年珍娜只改变一点点，那么黛安可以说是脱胎换骨，现在她已经可以自信地面对珍娜了。

珍娜上下打量她一会儿，虽然她穿的是宽松的运动衫，却依然显得优雅。“看来丑小鸭变成天鹅了！”

她从来就不是什么丑小鸭，只是发育慢一点而已，那只是珍娜试图贬低她的方式罢了。不过她并不打算逞口舌之快，这几年的磨练，使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冷静的自信，和她的身体一样成熟。

她冷冷地看着珍娜，“你要什么，珍娜？”

“一杯咖啡好了，谢谢你。”珍娜在一张舒适的高背椅上坐下，如丝缎般光滑的腿交叠着；她的皮肤在白色洋装的衬托下呈深褐色。“我只是顺道经过而已。”她耸耸肩说。

黛安没有移动。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明明知道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对于她们之间虚伪的寒暄感到无奈。

蓝色的眼睛冰冷起来，“至少你能给我一杯咖啡吧？”珍娜无动于衷地说。

黛安定定地凝视她的眼睛，尖锐地说，“我不欠你任何东西，哪怕只是一杯咖啡。”

怒火突然在那双蓝眸里闪动，“你欠我……”她突然停住话深吸一口气，“飞机上的咖啡太可怕了。”她有点疲倦地说，“我记得煮咖啡是你的专长之一。”

想到从前学校放假的时候，珍娜和迈可邀请她到他们的别墅度假，但是却把她当成高级女佣般使唤，珍娜应该不只记得她咖啡煮得很好而已，灰姑娘也不过如此！只不过珍娜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后母，她只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

“总之，”珍娜轻声说，“我们有很多话要谈，不是吗？”

不，珍娜在这里出现绝非偶然，一定是看到报纸上她和瑞斯结婚的消息才找来的。

看来珍娜除了与生俱来的狡猾之外，还非常聪明！

黛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“是吗？我没什么印象。只是今天早上我也还没喝咖啡，就煮一壶吧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珍娜哈哈着。

黛安笑一笑，然后离开起居室走进厨房，就像走进一个避难所一样。她颤抖着叹了一口气。她先花几分钟稳定情绪，然后才想到要煮咖啡。

显然珍娜知道她和瑞斯的关系，但她来此的目的却令人费解，因为珍娜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。

当东尼抓她的脚，她才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陷在低落的思绪中，她低头看着那只猫。那双聪明的眼睛，似乎也写满了对她处境的同情。

“她是从过去来的鬼魂，东尼。”她轻声告诉它，然后俯身摸摸它的耳朵，开始煮咖啡。她可以机械化地做这些事，让思绪继续神游。

经过这些年后，再见到珍娜的确像见到过去的鬼魂。然而不久之前，她还待在过去的阴影里，和痛苦共存。现在珍娜出现了，就算她想暂时不告诉瑞斯真相都不可能了，一旦珍娜知道这种情形，一定非常乐意亲自告诉瑞斯。事实上，黛安认为她根本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而来的！

“说她是复仇女神很恰当，东尼。”她心情沉重地告诉猫咪，一面准备装咖啡的托盘。

“你在对猫说话吗？”走道上传来挪榆的声音，黛安抬头一看，发现珍娜正好笑着看她。“我听见你说话的声音，”她解释自己出现的原因，“还以为你另有访客，而且不愿意让我碰面。”

瑞斯。她指的是瑞斯。如果瑞斯在这里碰见珍娜，一定会怀疑她们的关系，一旦知道她们不是朋友……瑞斯很聪明，不至于连二加二等于四都搞错。就算珍娜没有先发制人，他一看也明白了！只不过今天早上他们没有机会碰面，因为瑞斯在上班，而且知道她今天早上要休息，好参加下午的摄影展。

“不过，”珍娜继续说，“你一向对动物充满感情，不是吗？”

她们都知道那是指一匹小马，是黛安七岁生日时父亲送的礼物，后来和其它东西一起拍卖了，好偿还父亲遗留下的债务。当时黛安太伤心，所以没有注意小马不见了，几个月后才开始心碎。

“咖啡煮好了。”黛安捧起咖啡盘，准备回起居屋。

珍娜让她先走，然后跟在她后面，她的细跟鞋子踩在木质地板上。“十

分有趣的室内布置。”她坐下后说道。黛安倒了咖啡，然后抬起头来。

“你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公寓的。”她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珍娜唤了一口热咖啡，“不是，或许不是。”她轻轻地说，“瑞斯晓不晓得你嫁给他只是为了报复？”

黛安的脸色苍白，她早就料到了，所以应该有心理准备才对，然而她却觉得呼吸困难。

珍娜看着她，对于自己刚刚说出的话不以为然。“我猜对了，是吗？”她胸有成竹地说，“瑞斯没想到模特儿仙女、他美丽的未婚妻黛安，其实就是哈黛碧，对吗？”她嘲弄地问道，从黛安脸上的表情她知道自己说对了。

黛安困难地咽了一口气，“我和瑞斯的关系不干你的事。”

“哦？你错了，”珍娜自信地笑着，“你知道，我刚结束一场混乱的婚姻。啊，对了，我和迈可离婚了。”她咬咬嘴唇，“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终于决定不再忍受他的生活习惯。不过不幸的是，他叫我签过一份婚前协议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要离婚的话，我只能得到很少的赡养费。”

“那就别离婚。”黛安毫不同情地说。不过她有点讶异，珍娜居然会走到这个地步。

她无法想象迈可到底做了什么事，令珍娜非跟他离婚不可。

珍娜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变得冰冷。“事情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迈可什么都不关心。”黛安鄙夷地说。

“你该不会又想旧事重提吧？”珍娜急躁地叹着气。

她的眼睛闪动着绿色的光芒，“你知道他想强暴我，一个十六岁的无辜女孩。”

“哦，别说得那么难听，黛碧，”珍娜脸色难看、冰冷地回答，“迈可不需要强暴任何女人，无论几岁，所有的女人都排队等着他。”

“那么那些不想排队等他的女人呢？”黛安质问。那天的记忆几乎像父亲的死亡一样令她难忘，此时她也无法原谅珍娜的态度。

珍娜那天待在房间里，说她头痛，其实根本是因为隔夜的宿醉。黛安则在泳池旁边休息。当迈可企图亲近她时，她不禁大吃一惊。

哦，意大利男人或许很迷人，而且就像许多拉丁男人一样，有点煽情。他从黛安一抵达便开始调戏她。

不过那一次他直接动手动脚，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她只能尽力推开他，然后逃回别墅，她的嘴唇还残留着他强迫的痕迹。

然而当她跑去告诉珍娜时，珍娜居然不相信，或者说不愿意相信。她只把整件事当成丰富想象力的产物。

黛安一点都不想吸引迈可，事实上，那次假期其余的时间，她一直待在房间里，而且把房门反锁起来。从此之后，她不再接受珍娜和迈可的邀请，因为珍娜对她缺乏信任，使她觉得被出卖了。

“我不是来这里谈论过去的，黛碧，”珍娜说，“我来的目的是，由于离婚，所以我目前手头上缺少现金。我相信，在瑞斯把结婚戒指套进你的手指之前，你最好……”

“不！”黛安严厉地打断她的话，眼神充满痛苦。“你这是在勒索，珍娜，而我……”

“多么丑陋的字眼。”珍娜故作夸张地瑟缩一下。

“勒索是丑陋的字眼，”她鄙夷地看着珍娜。“正好形容一个丑陋的人。”

“我所要求的，只是请你给我一点钱，直到我和迈可的问题处理清楚。”
珍娜不为所动地说，“你不必……” 她的话被门铃声打断了。

“你还有其它访客？说不定是情人吧，黛碧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！” 她忽然站起来。无论是谁按门铃，她都必须尽快打发压走，和珍娜之间的问题愈早解决愈好。

珍娜点点头，露出微笑。“据我所知，这太危险了，亲爱的，我想象得到，瑞斯一定是嫉妒心非常强的未婚夫。”

“是吗？” 黛安反问。

珍娜的笑容更深了。“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讨论，你先去应付客人吧。” 她皱着眉倾听第二次门铃声。“这家伙真是个小魔鬼！” 她弹一弹衣服上的灰尘，一面抬头看着黛安。

黛安转身去开门，身体忍不住剧烈地颤抖，她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她身上。这一切都是她的错，要是她不去接近瑞斯……

她不会被珍娜的离婚所愚弄，她相信珍娜一定还隐瞒了更多事情。

但是，无论珍娜和迈可离婚真正的原因为何，总之，珍娜来此的目的是要钱。不，是勒索，黛安这么认为，这的确是勒索！

她打开门，摇晃得差点站不住，台阶上居然站着瑞斯！她觉得太阳穴似乎被猛击了一下。

“黛安！” 瑞斯轻声叫她，不过并没有把她拥进怀里。“我必须来见你，” 他的脸色非常苍白，“昨天晚上我没有向你解释。”

昨天晚上？她茫然地瞪着他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？

他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，在心中反复想着目前的困境，然后在早晨穿上衣服到办公室，但他明白这一切只是在逃避而已。他必须去见黛安。

历经几个小时的良心挣扎，他无法想象在欺骗之下和她结婚，他一点都不愿意。

他彻夜未眠，其中经历了各种情绪？？罪恶、痛苦、温柔、爱。但是最严重的是恐惧，这是他从未体会过的。他害怕失去黛安。

但黛安似乎并不比他好多少。她的脸色也非常苍白，而且眼中有一种烦恼的神色。

他想把她拥进怀里，但是她避开了，他不禁紧张起来。难道她已经猜中真相了吗？她知道了？哦，天，他们必须谈一谈！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瑞斯。” 她困惑地摇头，看起来非常脆弱，“而现在也不是谈话的好时机。”

他知道她今天下午有事，但是事情愈快解决愈好，他现在就想和黛安谈清楚。“我必须现在和你谈，黛安。” 他轻声地告诉她。

“不！” 她尖着声音回答，随即做一个抱歉的手势。“你不了解，瑞斯，” 她颤抖地说，“现在不方便，我……有客人。”

他皱起眉，更紧张地盯着她。她刚纔开门看见他时，表情就很古怪。不过，他以为她也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而沮丧。但他现在明白，她之所以挡在门口，显然是因为不想让他进去。

她不愿意让他见到屋子里的人？到底是谁使她这么紧张？

嫉妒淹没了他，像一把利刃刺在胸口，他毫不费力地推开黛安走进去。万一在屋里的人是克理……

“瑞斯！” 黛安跟在后面叫着，慌张地抓住他的手臂，“瑞斯，你听我说，

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！”

他正试着不要去想！他走进起居室，却发现里面站着一个女人，不禁搞胡涂了。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女人，是在十二年前，但是她并没有改变多少，还是一样美丽。

哈太太，不，她现在应该不是哈太太了，因为她在哈先生死后不久就再婚了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似乎是嫁给一个意大利人。不过，这个女人嫁给谁又与他何干？他只想知道她来的目的，怎么会出现在黛安家里？她们该不是朋友吧？他认为珍娜和黛安是不同典型的人，但是其实，他对这个即将结婚的女人又真正了解多少？

黛安真想马上消失，真希望地面裂开将她吞噬过去，不要留下一点痕迹。现在这两个人都碰面了，他们可以一起研究她为何和瑞斯在一起了。

可是他们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。因为无论她最初的动机是什么，现在都动摇了。从今以后，她可能再也见不到瑞斯。

“黛安？”他严肃地问。

珍娜也看着她，当她意识到不能以此勒索黛安时，不禁愤怒起来，她用眼神向黛安保证她会报复。

然而当她转向瑞斯，冷酷的愤怒就转换成迷人的微笑。“别那么疏远的样子，瑞斯，”她说道，“我们是老朋友，还记得吗？”她以温暖的眼神注视着他。

黛安把他们联想在一起，感到很不舒服。

“是的，瑞斯，”她窒息地说，“你不记得了吗？”

“珍娜，”他点点头，对于是否记得她这个人置可否。不过这个女人代表什么，他倒记得非常清楚。“我不晓得你们互相认识。”他的眼睛眯起来。

“哦，是的，”珍娜回答，“我想你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黛碧了吧！”她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不过她现在已经长成美人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黛碧？”瑞斯蹙起眉头，“但是我……你……”他停顿下来，事实真相开始在心中浮现。

黛安再度想对他解释，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，但是她看见瑞斯的表情，知道自己的身分终于暴露了。

哈黛碧！

瑞斯感到一阵景眩，他现在才知道黎黛安的真实身分居然是哈黛碧！

十二年前的那一幕清晰地回到眼前：他和哈瑞德碰面，试图和他讨论财务状况，但却发现徒劳无功，最后在哈瑞德的盛怒之下离开哈家。

当天他直接开车回伦敦，一路上还暗自责怪哈提德太顽固。然而当他回到公寓，晚间新闻却报导了哈家发生枪击命案，哈瑞德伤重死亡。几个小时前，瑞斯还试图和他讲理，突然之间他就死了！

珍娜歇斯底里地打电话告诉他，说哈瑞德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自杀，当时他九岁的女儿也在房间里。

瑞斯现在明白了，黛安就是那个九岁的小女孩，有关她的一切现在都真相大白了？？飘忽的冷漠，疏离的自我保护，那都是因为黎黛安就是哈黛碧的关系。

而哈黛碧有理由痛恨他。

黛安静静地注视他，知道他还记得当天发生在她父亲书房内的事，就像自己还记得一样。现在他完全明白，她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了。

他露出受伤的表情，因为他想到黛安并非因为爱他而接受他。这场面原本是黛安一直期盼的，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如果她告诉瑞斯她爱他，他一定以为只是另一种欺骗的手段.....

她转而注视珍娜，看见一抹得意的微笑挂在嘴角，然后再转向瑞斯，只见他的眼中充满幻灭。

黛安知道她再也忍受不了，她必须逃走。她曾经是绝不临阵脱逃的人，但这次她必须逃跑，必须马上远离这一切。

她转身奔跑，眼泪咬住她的喉咙。瑞斯跟在后面叫她，但她只想逃跑，并不在乎跑到哪里，只知道要尽可能地远离瑞斯和珍娜！

街上拥挤的人群对她来说只是一片人海，有些人停下脚步注视她，认出她是谁，但是她只想不停地跑！

她甚至没有看见汽车，没有感觉车子撞上她的身体。当她的头撞上地面，她只感觉到黑暗带来的轻松.....

第十章

时间仿佛过了好久好久，瑞斯坐在床边，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黛安缓缓起伏的胸部。

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脸色几乎和床单一样白。厚厚的绷带缠绕着头部，她在撞击地面之后失去了知觉。

并没有其它伤痕。那辆车，一辆出租车刚载了一名乘客要离开，一时来不及闪避而撞倒黛安。

没有其它明显的外伤，瑞斯沉重地想，但是他知道黛安内心的伤痕永远不会痊愈？？她失去了她的父亲。

她一定很恨他，恨他许多年。如果当时哈提德肯听他的话，事情便不致如此。但当时哈提德太生气了，根本无法理喻，他不听任何瑞斯所说的话，所以最后瑞斯只得离开，打算等哈提德比较讲理的时候再和他讨论。意外发生后，瑞斯一再责备自己，他当时不知道哈提德已经没有明天了。虽然最后，他也了解，自己只是在为一件无法改变的事实自责而已。

对黛安而言，噩梦一直持续着.....

他知道哈提德有一个小女儿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小女儿就是黛安。

当她醒来之后，又将成为什么样子？是像原来一样，同意嫁给他，只是不肯决定婚期？还是继续怨恨下去，要他为父亲的死付出代价？

“如果”她醒得过来的话。医生警告他只是“如果”而已。她失去意识已经十二个小时了，丝毫没有清醒的迹象。而她昏迷的时间愈久，医生愈担心她无法清醒，所受的创伤愈加无法治愈。

“还没醒来？”克理出现在他身边。他只到医院一会儿就走了，现在才又回来，因为医生不大高兴瑞斯一直留在黛安旁边，当然更不允许其它访客全天候留下来。

“还没醒。”瑞斯沉重地说。他的生命完全改观了，因为他所爱的女人仍然昏睡着。

无论如何，她必须醒来，她非醒来不可！

飘浮在半明暗的世界里真舒服，如此平静，什么都没有……但是她听见低声说话的声音，仿佛很熟悉，她试图想起是谁，但是声音又飘远了，将她留在黑暗里……

但是她并不是留在寂静中，因为她又听见人的声音了。只有一个声音，轻柔的话语，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声音……熟悉，端斯！是瑞斯，他正温柔地说话，可是他是在和谁说话？

“我非常地抱歉，黛安？？黛碧，天，我连怎么称呼你都不晓得了！”他沙哑地低语。

她想睁开眼睛看他一眼，但是眼皮沉重，非常非常地沉重。

“你必须醒来，黛安，一定得醒来。”他急切地呼唤她。

这是她爱的男人，是他的声音使她清醒，可是他在抱歉什么呢？她一点都不明白。

“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，”他咕哝着，握住她一只手。“有很多事情要向你解释！”

她聆听着。他不知道她在听吗？

“我要待到你清醒，”瑞斯继续说，“我不在乎要等到什么时候，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要成为你第一个见到的人！”

她想微笑，想告诉他，当她清醒的时候，最想见的人就是他；但是她做不到，她努力地想回握瑞斯的手，却失败了，接着浓浓的睡意重新将她带入梦乡。

就是今天，不能再拖延了，无论结果是否是一场悲剧，瑞斯知道他无法再忍耐。

他走进病房时，发现黛安不在床上，霎时间感到痛苦，接着他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见黛安，她坐在阳光下，正在眺望医院的花园。她的脸色依然苍白，头部的绷带已经解开，只用一块胶布贴住伤口，头上缝了好几针。

她恢复神智已经将近一周，所有的医生都担心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担心脑部的创伤留下后遗症。除了一道伤痕，以及剧烈的头痛之外，黛安似乎已经逃过了这场劫难。

从她清醒到现在，两个人都避免提及造成这场意外的原因。并非瑞斯胆怯，而是他很清楚自己正面临人生最大的挑战。他可能会失去更多，而且结局仍难以预料。

在黛安这方面，她也不愿面对这个问题。不过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，事实上，要谈私人问题几乎不可能！

但是今天不同，今天是黛安出院的日子，瑞斯则是负责送她回家的人。

她现在转头看他，仿佛意识到他来了，绿色的眼睛突然暗下来，因为她也知道面对问题的时刻到了。

她静静地起身穿衣，这身衣服是她拜托朋友回公寓拿的。她的额头上仍贴着胶布，使她显得更脆弱，就像一只绵羊将被带往屠宰的地方。瑞斯这个星期非常有耐心，但他们都知道，他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。她将再度尝到心痛的滋味，尝到失去他的痛苦。

谁能责怪他呢？她早就发现瑞斯不是一个宽大的人，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打算面对严酷的考验。

不过她没有预料到，珍娜居然会在公寓门外等她！

从珍妮的表情看来，她也并非自愿到她家来的！“我要赶两个小时后的班机，”她很快地说，“所以我们是否可以长话短说？”

“事情谈完了再走，珍妮。”瑞斯告诉她。黛安掏出钥匙开门，公寓里非常空虚，东尼还待在罗杰那里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承受这种压力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她已经够紧张了，而且很疲倦，现在还要应付这个！她知道她和瑞斯必须好好谈一谈，可是头痛使她觉得必须坐下来，否则一定会倒下。

“到客厅去，”瑞斯端详她一会儿说道，“我会煮一点咖啡，然后大家谈一谈。”

“我没有时间喝咖啡。”珍妮声明。

他冷冷地看着她。“这里还有两个人有时间。”他走向厨房。

黛安虚弱地坐进一个大软垫里，缓缓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睁眼看见珍妮正俯视着她。“你为何不坐下？”黛安问道，“这场表演似乎由瑞斯主持。”

“傲慢的家伙！”珍妮喃喃自语着，一面在屋内的一张椅子上坐下。“迈可终于同意理性地坐下来讨论离婚的事，原本我要飞回意大利，趁他改变心意和我离婚之前……”

“是迈可要跟你离婚？”黛安盯着她问，珍妮原本不是这样讲的。

珍妮似乎有点慌乱。“谁跟谁离婚又有什么差别？”她脸红了。

“一点都没有差别。”黛安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，“我只是以为……”

“迈可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可不是吗？”珍妮撇着嘴说，“他在德州遇到一个红发女郎，才二十三岁，父亲非常有钱。我知道他喜欢找年轻女孩，他还曾经想强暴你……”

“你不是一直不相信我吗？”黛安说道。

“听着，我只想赶快离开这里。”珍妮急躁地环顾四周。“要不是瑞斯硬留我，我现在早就在机场了！”

黛安来不及思索珍妮为什么忽然承认五年前的事，瑞斯就大步走进来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你吗？”他问道。

珍妮挑釁地昂起头，“我不相信你想指控我！”

银灰色的眼睛变得十分冰冷。“你等着瞧。”瑞斯放低声音。

黛安困惑地看他们交换一个眼色。她现在舒服多了，不过还是完全不懂这个人在谈什么。

珍妮褐色的脸颊微微发白。“她会受不了。”

“会吗？”瑞斯怀疑地问，一面摇头。“或许以你的标准来看就受得了，珍妮。”他说道，“但是，若以正常的标准来看，至少有八年时间她活在噩梦里！”

“你是在暗示我的标准不正常！”珍妮脸色难看地站起来。“我不必留在这里忍受这种侮辱。”

“不，”瑞斯同样生气地警告道，“俗话说：该来的躲不过！”他的眼睛闪烁着危险的光芒，“你不必怀疑，珍妮，你得待在这里，直到把话讲清楚为止，然后你随时可以走！”

黛安仍然如坠五里雾中，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，瑞斯却选在这时候又回厨房倒咖啡。珍妮没有再开口，只恶意地看她一眼，然后背对着她望向窗外。珍妮看起来很担心，黛安敢肯定这一点，因为她一直坐立不安。

等到瑞斯再端着咖啡回来，黛安忍不住问道，“谁肯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瑞斯锐利地看着珍娜，这时珍娜已经转身面对他们。“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

她的脸颊气得发红。“凭什么由我来告诉她？哦，好吧，”她按捺住愤怒转向黛安。

“自从你父亲死后，”她艰难地吐出每一个字。“瑞斯给我们一笔钱。哦，好吧，他给你一笔钱，”看到瑞斯紧紧抿着嘴，她立刻改口。“用来支付你的学费、度假费用以及这一类的开销。”她顿一顿，“因为身为你的合法监护人，那笔钱便由我保管。”她防卫般地说。

“还有呢？”瑞斯盯着她，“查福庄园。”他挑釁地抬起头。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她三个月前才过生日！”珍娜说，“那段日子我自己还有很多事在忙，哪里记得黛碧满廿一岁了！”

“你和丈夫之间的问题我不感兴趣，”瑞斯不屑地说，“我关心的是黛安！”

“黛安，黛安，我怎么称呼她又有什么关系？”珍娜不耐烦地说。

“的确，”他的视线停在她身上。“重要的是，原本属于她的东西，你据为己有！”

黛安又难受起来。原来瑞斯是她能够继续待在贵族学校的原因，而不是因为父亲遗产拍卖后剩下的钱。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做？除非是罪恶感……

“我需要那笔钱，”珍娜明白瑞斯有多生气，“否则我如何生活？”

“直到你找到一个有钱的丈夫，继续供给你奢侈的生活为止！”瑞斯责备道，“你偷了一个孩子的钱，珍娜，”他难以置信地说，“一个已经受到如此惊吓的孩子。”

珍娜无动于衷地笑着。“她也偷了我一些东西，当她大得足以了解迈可多么容易受年轻女孩的诱惑之后！”

“那不是真的！”黛安喘着气。至少现在她能够参与这场愈来愈不可思议的对话，“我才十六岁，瑞斯，”她充满防卫地告诉他，“根本没想到迈可企图强暴我！”她困难地咽了口气，“可是当我告诉珍娜，她却不肯相信。”她责难地看着珍娜，因为她刚说出和几分钟以前完全相反的话。

“我当然相信你，”珍娜再度肯定地说，“我必须坐在一旁，看着他对你的兴趣逐渐转弱，让他意识到你还在成长，我看到他看你的眼神，知道他想得到你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要是我承认他对你感兴趣，我的婚姻就完了！”珍娜解释，“我别无选择，无法在我的婚姻和继女之间做选择。所以我假装根本没发生这回事，而你一直待在房间里，也减低了这种可能性。后来幸好你决定永远不再回来，可是迈可却一直没有忘记你。”她痛苦地说，“后来你开始模特此事业，照片出现在报刊上，我经常看到他盯着那些照片，并且告诉其它人，说你是他美丽的继女。”

黛安想到迈可凝视她的样子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那实在太恶心了，甚至令她觉得再也不愿意让报纸刊登她的照片。

“我从来没有打过女人，珍娜，”瑞斯缓缓地说着，他的脸色苍白，脸上的肌肉紧张地跳动着。“所以不愿意被你弄脏了手，我只要你告诉黛安查福

庄园的事，然后离开，趁我还没有忘掉原则动手打你之前！”

“让我提醒你，我根本就不愿意留下来！”她定定地看着瑞斯，但是黛安注意到她倒退了一步。

“那你就应该到这里来勒索黛安。”瑞斯严厉地提醒她。

“我原本不打算这么做的，要不是有些事情太古怪的话。”珍娜说道，“如果你晓得黎黛安是谁，一定会向我打听，这一点我知道。”她冷笑着说，“可是如果她没有告诉你她是谁，那么一定只有一个理由……”她意味深长地继续笑着。“于是我明白，这位小姐正在图谋什么。”

“于是你便决定用不正当的方式……”

“不正当的方式？”珍娜打断瑞斯的话，“哦，得了，瑞斯，你不能怪我……”

“言归正传，珍娜，”他警告，“查福庄园。”他冰冷地说。

她耸耸肩，转向黛安。“查福庄园是你的。”

她用厌倦的语气告诉她，“一直在信托保管，小心维护。”她的嘴角扭曲起来，“不过我可以待在那儿，如果你允许的话。还有……”

“珍娜！”毫无疑问瑞斯快控制不住脾气了。

她叹了一口气。“反正我也不想住在那里，那里有太多回忆。好吧，”她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因为瑞斯似乎要爆发了。“那座庄园是你的，黛安，当你满廿一岁的时候便交给你。”

一连串的惊讶加上惊讶。黛安并不想听见查福在园是她的。因为多年以来，这是她怪罪瑞斯的理由，如今她几乎不想知道实情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勉强问道。

“原因不是很明显吗？”珍娜回答，“可怜的哈提德先生……”

“够了，珍娜！”瑞斯严厉地说，“从这里开始，我可以自己说明。”

“是吗？”珍娜讥讽地望了黛安一眼。

他点点头。“那是信用问题，珍娜，是一种你没有什么概念的东西！”

那也是他和黛安必须学习的东西？？如果他们真要在一起的话。此刻黛安碧绿的眼睛透着慌乱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双手也抖个不停。他知道这一切多么令她难以承受，但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不能再拖延下去。

他再次注视珍娜；这两个女人完全相反的气质震住了他。珍娜强硬而刻薄，就算看见黛安痛苦的表情也无动于衷，这种情景令他愤怒极了。

他摇摇头，“哈提德为什么为你自杀，我永远不明白。”他鄙夷地说，双手深深插进长裤口袋里。

“那不是他死亡的原因！”黛安叫着，她的眼里充满永远忘不了的恐怖回忆。

“哦，是的。”瑞斯温和地说，他还记得哈提德为了珍娜而指责他，他还知道这只是哈提德抗议妻子离开的方式，因为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？？他的妻子不打算和他一起面对财务危机。“这正是他死亡的原因。”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黛安的脸色更白了。

“哈提德卷入一宗判断错误的商业交易，而且说服我加入。那宗交易完全违反我的判断，但因为他是朋友，所以出了一笔钱，直到他们收拾不了为止。在这之前，他坚持以查福庄园做抵押。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从来不要你的家，黛安，”他静静地说，“但是你父亲是讲信用的人，他在失去一切后，仍然认为交易就是交易，所以查福庄园是我的。然而当他告诉珍娜，珍娜却说

她不会留下来，因为他既没钱又没房子。”他的语气转为不屑。“事实不就是这样吧，珍娜？”他的语气又认真起来，“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，从来没有！”

珍娜回避着他冰冷的视线和黛安痛苦的眼神。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瑞斯，那都是从前的事……”

“可是一直影响到现在！”他强硬地说。

珍娜怨恨地瞪着他。“好吧，我是告诉哈提德，如果我们的世界瓦解了，我无法微笑地和他站在一起。”她很快地说着，“另外那一部份是他自己想象的，他知道我觉得你很吸引人。总之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妄下结论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瑞斯看得出这番话对黛安的影响，现在她明白父亲为何要自杀了。她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，令瑞斯无法正确判断那到底代表什么。

黛安没有注意瑞斯是怎么送走珍娜的，她仍对刚纔那半个小时的谈话内容感到吃惊。

不过他们真的只谈了半小时吗？这半个小时却改变了她整个想法。当时她还只是一个小孩子，只知道父亲很生气，而她讨厌那个惹父亲生气的人。她以一个孩子的心情倾听，以孩子的角度判断，只觉得想保护父亲。

现在她可以从父亲的角度看事情了，他在失去财产之后又失去妻子，那不是有一个女儿就能够使他免于绝望的。所以当瑞斯告诉他，不要他的房子和妻子时，他根本不愿意听！她相信那天瑞斯是想帮助他，这几个星期以来，她才开始了解真正的瑞斯，尽管他傲慢、喜欢指使人，而且强硬，但他不是享受别人痛苦的人，更不是喜欢令人痛苦的人。

她把她的父亲当做朋友。回想刚纔的对话，她现在明白父亲是一个好胜的人，根本不愿意接受瑞斯的帮忙。

至于珍娜，美丽自私的珍娜，当然没有道理撒谎，她所承认的事情对她没有任何好处，而且到最后，由于她的自私和贪婪，终于成为失败者。

黛安只希望她和瑞斯不要重蹈覆辙，希望从这场混乱中挽回一些东西来。要是做不到这点，那便是最大的悲剧。

她含着眼泪望向瑞斯，他安静而疲倦地站在那里。“你知道我相信你，”她说道，“而且我承认和你碰面是有目的的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我已经爱上你了，瑞斯。”她诚恳地说。

“你终于承认了！”他微弱地低语，然后踩着坚定的脚步向她走来，将她抱进怀里。

“老天，黛安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，”他说道，“多无助！”他颤抖着承认，然后开始吻她，用双手捧住她的脸。“我非常爱你，其它事情都不重要。”

黛安紧靠着他，觉得他们两个人似乎刚经历过一场风暴，现在就算还没有到达安全的陆地，至少已经在平静的水面上。“这些年我一直怨恨你，因为我以为你摧毁我的家。”

“要是不怨恨才奇怪。”他安慰道。

她摇摇头，“我不敢相信自己差一点就……”她的声音在颤抖，“遇见克理影响我很大。”

“查福庄园，”黛安轻声地重复着，“当你告诉我庄园仍然属于我，我的直觉反应是我无法再回去。”她伤感地说，“但是接着又觉得自己很笨，我必须回去，为了除去过去的阴影，得到永远的平静，我必须回去向过去说再见。”她继续说，“然后我就把它卖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瑞斯明显地松了一口气。“很好，”他同意道，“如果你打算住在那儿，我也赞成，不过我必须承认，那不太容易。黛安，还有一件事我们没有讨论，”他迟疑地说，“当我看到珍娜，知道你是谁的那天早上，我原本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她对他的困扰感到不解，她想起那天他仓皇的神色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停止爱他。

瑞斯从她脸上看到坚决的神色，心里充满了对她的爱。她还如此年轻，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不希望再让她痛苦，然而又不愿欺骗她，因为欺骗会使他无法原谅自己。

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好走。“黛安，我对你说过，我不想再有小孩，其实事情的真相是，我相信我得了不孕症！”

她似乎有点茫然，一时无法领会他的话。“但是，克理……”她困惑地望着他。

瑞斯站起来，谈论这种问题时，他无法面对她的眼神。他当然喜欢孩子，一个男孩或女孩，有黛安的绿色眼睛和金发。但是……”我得了流行性腮腺炎，”他说道，“好几年前得的，我病得非常重，结果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“我就得了不孕症。”

黛安怀疑地看着他。“你确定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？”

他根本连想都不愿意想。至少当他不确定时，还可以抛开这个问题，反正他一直没有再婚的打算，所以这个问题也变得不重要。不过当他向黛安求婚时，虽然也试着忽略这种可能性，但最后仍然决定完全向她坦白。

“我很愿意检查，”他紧张地说，“为了你，我愿意……”

“流行性腮腺炎……”她缓缓地说，“瑞斯，你是什么时候感染流行性腮腺炎的？”

他耸耸肩，其实他也不大记得何时得病，只知道可能不孕。“在你父亲过世后不久。

我在床上躺了两天就起床了，因为我不能再耽搁你父亲的债务。要不是当时病得太重的话，或许会更注意到你的权益，当时我的确疏忽了很多事，因为我不断地发高烧。”

黛安凝视他一会儿，接着点点头。“我知道，”她轻轻地笑起来。“我真的知道，瑞斯。”她起身到他身旁。“当天我之所以在书房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得了流行性腮腺炎，从学校被送回家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当时正在流行这种病，但是……”

“腮腺炎？”瑞斯嚷起来，他明白黛安很想告诉他什么：她就是他感染这种儿童疾病的原因！他一直想不透从哪里感染这场病，既然不是克理，那会是谁呢？结果居然是黛安！

“说不定不会不孕，瑞斯，”她信心十足地说，“命运不会这样对待我们。”

他望着她，把她紧紧拥进怀里。“万一是真的呢？”

她露出明朗的笑容。“那我们还拥有彼此，不要担心。”

的确， he 可以从她的表情看出她说的是真话，真的不重要！

展开在他面前的未来，充满了爱和被爱，而他将与这个可爱的女人共度一生。

尾声

“黛安？黛安！”

她被丈夫略显急躁的叫声吵醒，在这美丽的乡间别墅，她正懒懒地坐在起居室里小睡片刻。

她不猜便知道瑞斯为何如此着急。

“啊，你在这里，”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，样子有点狼狈，“帮帮忙！”他站在起居室外面的信道上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。

黛安忍不住微笑起来，她迎上前，接过他臂弯里凝寐中的娃娃。“不孕症！”她椰榆着，一面接过另一个，两个娃娃都哭着要吃奶，这就是瑞斯那么无助的原因。他们这一对双胞胎女儿，老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，所以可怜的瑞斯尽管工作能力很强，应付这双女儿时也感到束手无策。

“你不曾提到你的祖母是双胞胎。”瑞斯提醒她，一面坐下来欣赏他的女儿，脸上流露着喜悦的表情。

“你说自己得了不孕症，还记得吗？所以我没告诉你。”她微笑地看着瑞斯，瑞斯看着母亲怀中的两个金发小宝宝。

她还记得，当他们得知将拥有自己的孩子时那份欣喜之情，还有当她进了产房，生下的却不只是一个孩子，“恰好赶在我做祖父之前！”瑞斯满足地说。

“只差一点点，”黛安轻轻地笑着，“麦琳的预产期还有三个星期。”她说道。而克理几乎和他父亲一样吃惊，因为他一下子又多出来两个妹妹！

瑞斯高兴地微笑，他仍对这双宝贝女儿感到有点乐陶陶的，尽管孩子才两个月大。

黛安相信，这两个躺在她怀里的小东西，将会用她们的小手把她们的父亲耍得团团转，而瑞斯将会大方地给她们无限的爱，就像给她一样。

快乐的定义，据黛安所知，便是爱这个男人，同时也被他爱。

